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第十二期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出版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九日

定價：每份二角

培養南大優良傳統·掀起學術研究熱潮

南大學生會決定舉辦「大學週」

全面動員同學參加工作

宗旨

- 1 促進社會人士對南大的瞭解
- 2 鼓勵各種學術研究與藝術創作
- 3 慶祝南大落成二周年紀念
- 4 發揚馬來亞意識

大學週工作計劃

今年度學生會第一次執委會議決舉辦「大學週」，目的在於通過「大學週」能更具體地號召各學術團體與個別同學積極展開各種有計劃的學術研究，掀起腳踏實地向學術進軍的熱潮。

一向來，學生會自從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大力號召同學好好利用四年短促的時光，努力鑽研，學得一技之長，掌握學術知識，準備將來實際應用，獻身社會，服務社會。

南大創辦至今，不過四年，學術研究還只是開始的階段，一切的進展還須加倍的努力，我們滿懷信心，學術的成就將有一天會在雲南園的山頭上放射出燦爛的光芒，照耀着整個雲南園，照耀在馬來亞的土地上，學術成就美滿的遠景，還須賴同學們的繼續努力，孜孜鑽研，經過長期的，堅韌的毅力的奮鬥，才能期望有所成就。基於此，為着完成大學的學習任務與提高學術水準，學生會對舉辦「大學週」的決定，獲得各學術團體的熱烈支持，一致認為「大學週」的舉辦能更好、更現實地號召與鼓勵學術團體與個別同學，急起直追，向着學術的疆域進軍的新的開端。今後，每年我們將依循着明確的目標與任務，舉辦一年一度的「大學週」，成為南大學術表現的優良傳統。

今年，我們決定一九六〇年三月卅一日起至四月六日為期一週，舉辦第一次「大學週」，將四年來同學們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南大的發展情況，公諸於社會，實現各方面人士以及關心南大的人們許久以來對南大的初衷期望，也盡我們學習的任務。

此次舉辦「大學週」的主要宗旨如下：

- 1 促進社會人士對南大的瞭解
- 2 鼓勵各種學術研究與藝術創作
- 3 慶祝本校落成二週年紀念
- 4 發揚馬來亞意識

舉辦大學週的意義

(一)「大學週」的舉辦，為着充份配合學生會的會務方針——加緊學習，提高學術水準的號召，鼓勵各學會或個別學會從事各種有計劃的學術研究，通過「大學週」具體表現四年來學術的花朵在雲南園怒放的一天，也是同學們經過這四年時光苦心鑽研成績表現的總匯，這將奠下了今後雲南園的園丁們更有步驟、更有計劃栽培學術花朵步向學術輝煌成就的新的開端。學術研究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并非三兩月的時間可以達到理想和成就的。然而只要我們能夠經年累月作不懈的努力，縱使不能有很大的成就，也會有一點心得與收穫的，在學術的疆域上跨進了一步。繼續努力，專心鑽研，學術水準是必定會慢慢提高的。舉辦「大學週」的意義也在於通過這樣的形式，將學術研究的熱潮從新的階段走向更新的階段，從新的成就引向更高的成就。雖然「大學週」所能起的作用不過是拋磚引玉而已，我們却深信「大學週」在各學會與同學們的熱烈支持下，定能開出鮮明的學術花朵來。

(二)促進社會人士對南大的瞭解——南大是各階層人士共同扶持起來的大學，四年來它的革新更張，一舉一動，社會人士只憑報章上的報導略悉梗概，對

南大的實際情況，至多僅能獲得極其浮面的印象，顯然社會人士對南大的瞭解是很不夠的，既然南大又是屬於大眾所有的大學，它就沒有理由與社會人士隔離太遠，相反的，南大應該把這四年來各方面的發展實際情況全盤托出，把我們四年來經過一番努力所取得的成績公諸於社會，讓社會人士對南大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與認識，以便進一步鞏固對南大的信心，繼續支持南大，對南大前途奠下良好的基礎。

(三)增進星馬學生的友誼與合作，搞好關係——星馬兩地各學生團體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這是長久以來，各學生團體共同努力的結果。不僅這樣，在共同的利益上，為了共同的目標，星馬兩地的學生部曾經攜手合作過，在「大學週」舉行時間，我們希望藉助這個良好的時辰，再一次讓星馬各學生團體的友誼火把不息地燃燒。因此，我們希望邀請其他學生團體也能夠參與其盛，熱烈地投到「大學週」的隊伍來，例如客串節目或是蒞臨參觀，共同把「大學週」搞好，讓它放出光芒四射的異彩。這對於增進彼此的進一步瞭解以及加強各學生團體的友誼與合作，必然會產生良好的結果，對今後各民族學生的團結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促成各民族學生友誼、團結、合作的完全成熟。

(四)發揚馬來亞意識——星馬兩地近年來在政治上已有較顯著的進展，而且獲得獨立與自治步入了新的階段，因此為要配合新的形勢所提供的新的任務，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已成為建立馬來亞新文化的主要內容實質，也是當前政治進展的重大課題，今年學生會將發揚愛國精神列為主要

的會務方針，在於促使愛國主義精神的進一步高漲。自然，「大學週」所要體現的精神與內容便不能脫離這一基本原則，各種活動必須以馬來亞的事物為中心內容，通過馬來亞的現實與特徵以培養馬來亞的思想意識，發揚愛國精神為基本目標，基於此，我們藉「大學週」的宣揚，進一步促使同學們對祖國——馬來亞的事物更深刻的認識，加強同學們的愛國主義思想。

(五)形式多樣化，內容多采化——南大同學的生活方式，源同流殊，分頭并進，同學們的智慧與天賦各有所長，各有千秋，他們的成就因才而異，多姿多采，因此，「大學週」的活動形式必須是多樣化的，廣泛羅網，從學術的鑽研直至日常生活——兼容並包，更無須計較各種學術思想流派的差異，為了更充分反映南大同學的生活以及學術活動，因此，在「大學週」期間，對學術活動方面，我們將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出版特輯及其他書刊。同時為了表現同學們對學術研究的心得，我們將舉辦論文比賽，在對同學們的日常生活方面，我們也將舉辦展覽會，讓社會人士，有更好機會了解四年來南大同學的生活情況，因此，我們將開放學校各部門，學生宿舍，學術作品展覽、科學展覽以及生活圖片展覽等。

在「大學週」期間為了增添活潑愉快的氣氛娛樂人心，我們

將舉辦文娛晚會，體育活動等，這也是表現南大的生活，是多樣化多采化的一面。

(六)全面動員同學、積極參加工作——「大學週」的工作是各式各樣而又是一項極繁重非輕易可舉的工作。雖然如此，我們冀望「大學週」有美滿的收穫與良好的成績。為要實現這種願望，第一個先決條件必須廣泛號召同學、動員同學積極參加實際工作。倘若同學們能夠熱烈地參加到「大學週」工作隊伍，更好地展開「大學週」各種工作，不但可以保證「大學週」的成功，而且還能得到預期的結果。在共同工作的過程中，由於同學們熱烈而忙碌地工作相處在一起，這不但可以打破同學間的隔膜，而且還能進一步促使同學間的友誼與合作精神的發展，這對於團結同學必然會產生良好的效果。

大學側重精神，貴在傳統。培養優良的精神傳統對於新興的南大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固然這不是朝夕間可舉的，而是大學的一項歷史性的工作，這項工作須要長期的努力，經過漫長歲月的的工作，才能有所成就。「大學週」的舉辦對於建立南大的精神傳統，僅僅是序幕的開始而已。為了要表揚南大的精神傳統，樹立良好的學習風尚，掀起鑽研學術的熱潮，提高學術水準，「大學週」的舉辦將成為今後南大學術研究取得一定成績的總表現，也是發揚南大傳統的最高形式。

本期要目

- 我們的申訴(社論)
- 在建設馬來亞新文化的道路上
- 藝術工作舊問題的新探討
- 縮短大學生和社會的距離
- 馬來亞語文問題的解決途徑
- 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
- 新生祖國的精神建設
- 反黃與健康文娛活動
- 北非學生被放逐
- 革命前的伊拉克學生運動

鼓勵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

學生會主辦「論文」及「文藝創作」比賽

作為新生馬來亞祖國的大學生，我們深知沒有任何特權，我們必須生活在社會中，而不是社會外。我們有不可旁貸的責任去關心祖國的前途，與祖國人民共呼吸。

在雲南園里，沒有什麼比「加緊學習，提高學術水準；關心祖國，發揚愛國精神」更急切重要了。為此，學生會特主辦全校各院系同學「論文」及「文藝創作」比賽，期使同學們更主動、更深入地去了解馬來亞各項基本問題，及寫出以馬來亞為內容背景的優秀小說。

希望每一個同學，或集體、或個人踴躍參加比賽。茲將比賽細則列後：

一 宗旨：鼓勵同學從事學術研究與文藝創作，培養關心祖國時局的風氣；提高學術水準，發揚愛國精神，並期產生以馬來亞問題為主

要的內容的優秀作品。

二 題目：(甲)論文組：「我對目前祖國基本問題的看法。」

(乙)文藝創作組：(題目自定，以「小說」為體裁)。

三 字數：(甲)論文組：以五千字至一萬五千字為限。

(乙)文藝創作組：以一萬至二萬字為限。

四 參加資格：凡在校各院系各年級同學均可參加。

五 辦法：A「論文」應針對目前馬來亞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教育上和科學上所存在的本問題加以闡述。「文藝作品」則需就地取材，以馬來亞現實為創作背景。

B 來稿需用稿紙繕寫三份字跡避免潦草。

C 稿件需要註明院系年級與真實姓名。

D 作品可以由個人創作，亦可集體創作，集體創作者需註明執筆及院系年級與真實姓名。

E 稿件投至本會在圖書館設置之「論文比賽」及「文藝創作比賽」投稿箱或交予本會學術部負責人。

六 截止日期：一九六〇年二月廿五日。

七 評選員：將敦請校內外學術人士担任之。

八 獎額：每組各取前三名。
首名：三百元
次名：一百五十元
三名：一百元

入圍者每組三名：各五十元
九 曉揭日期：大學週內

人心煩。而我們的餐室將充滿着幽靜的氣氛和安適的感覺。在不久的將來，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同學們在這幽雅的茶室內，喝着咖啡，眺望遠方優美的風景，一日緊張的學習生活將為之而煙消雲散，這樣的環境，相信將是同學們理想的課餘休息與談心的地點。再上去就是一個寬闊的天台，用以舉行各種聯歡會。雲南園內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她每年總有數十個大大小小的聯歡會

，這天台就大大地解決了地點上的困難。

這就是學生樓內部的建築部份。

同學們，學生樓是我們的生活中中心；是我們向學術疆域進軍中所不能缺少的場所，讓我們同心協力把它建好。在此，讓我們以萬分的信心，更高的工作熱情來迎接盛大的「學生樓落成典禮」吧！

本校成立畢業生「輔導處」

協助畢業生升學與就業

今年年底，本校第一屆畢業生就要踏出校門，在社會上貢獻出各自的才智；有的或許要離開祖國的懷抱，負笈國外，再求深造去。

面對着這麼一批有着各種不同抱負和雄心壯志的兒女，作為椰城的大南，儘管環境多麼困難，儘管條件多麼不夠，憑着她那寶愛兒女的胸懷，使她對兒女們不能袖手旁觀。

南大校方，為協助今年度將踏出校門，到社會上去工作或負笈國外，繼續深造的四百多名畢業生，特在最近成立一個「畢業生輔導處」主任為謝哲聲教授，委員包括文學院院長鄒鈞君，理學院院長鍾盛標，商學院院長徐佩琨及各院代表各一名，為劉廷凱，劉英舜，閻若珉。

另悉：畢業班同學，為了協

助學校當局有效地處理畢業生的出路問題，也成立一個包括各院代表在內的「三人小組」。查這一組除了會見各有關方面之外，且曾於本月十二日連同商學院較早前成立的小組代表拜見南大行政委員會主席陳六使先生，並即席提出下列建議：

(一) 南大應盡力協助與指導一般畢業生的就業和升學問題。

(二) 南大應資助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到各外國著名大學深造。

(三) 南大應盡可能錄用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充任各院系的助教。

(四) 建議校方成立永久性畢業生輔導委員會，並派南大執委會代表參加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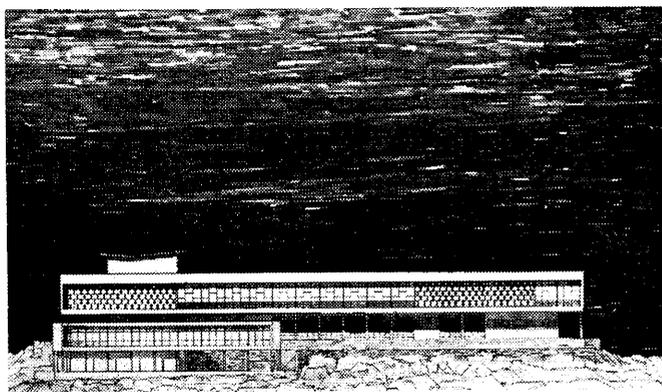
我們的活動中心——學生樓

隨着劉平學生樓樓址工程的結束，及新學生樓圖樣的完成。本屆籌建學生樓委員會的工作已進入萬事皆備，只欠「東風」一一創造形式，大力籌款一一的階段。

新學生樓的圖樣，是根據同學們對舊圖樣廣泛提出意見重新繪製而成的。這座美觀而實用的學生樓，將包括一幢雄偉的大樓及一座莊嚴的會議廳，全部的建築費約需五十五萬元。由於經濟上的緣故，學生樓可能將分成兩個階段完成，即先建大樓（約三十五萬元），後建會議廳。

為了使同學們進一步地了解學生樓的內部建築，現在在此作一番介紹：

下圖右下方的正方形，是一座能容納五百人的會議廳，所需建築費約廿餘萬元。廳中座位是成梯狀，那座位一排比一排高，座中將有記錄設備。座位的前面



↑ 學生樓正面圖

是一個突出而能容數十人的主席台。這座會議廳的建築，將使南大成為東南亞學生會議的理想地點，這將有助於國際間學生的合作與友誼，自然地，學生會也會因而在國際上有其應有的地位。同時，這座莊嚴的會議廳也適於舉行各種講會、辯論會、座談會

……使它成為南大自由發揮學術思想的場所，成為南大論壇的中心。

下圖中間的長方形，是一座寬四十呎長二百十呎（樓上面積為六十呎長二百廿呎）的兩層建築物。樓下包括有：(一) 學生會的總辦公室，其包括一間文件室及儲藏室。這辦公室將成為學生會貫徹會務方針，進行會務活動及處理日常事務的司令部；(二) 兩個會議室，供學生會與學術團體開會之用；(三) 十間各學術團體的辦公室，這將使學生樓成為南大一切學術活動的推動核心，同學們會在這裏與他們所屬的學會取得密切的連系，或許將來建設祖國的各專門人材就是在這裏出身呢！(四) 一間大娛樂室，它將供給各種娛樂設備讓同學們享用，以調劑緊張的學習生活。樓上包括有(一) 會客室；(二) 一個能容五百人的餐室與全部電氣化的廚房，這餐室將不像學校的餐廳那般吵雜，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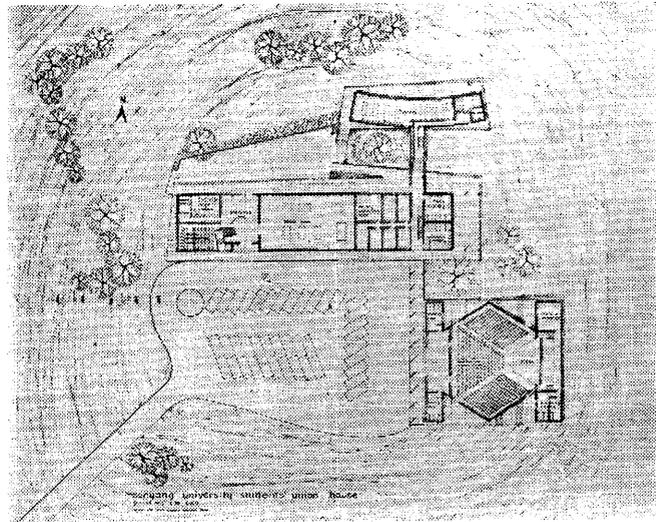
南大、馬大籌組出國訪問團

學生會於九月底通過議案，與馬大學生會籌組出國訪問團，以促進世界學生之進一步合作。並由常委會通過委派林源德，陳繼唐，顏清文，符世銘，蔡錦利五人為代表，與馬大學生會負責同學共同進行籌備工作。

聞馬大新嘉坡與吉隆坡學生會於九月底也提出相同議案，並獲得通過。

兩大學學生會代表已經於本月十九日於馬大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商討有關工作。會議上，大家均認為大學生的任務重大，有必要向友邦學生學習，和尋求進一步之合作。席上且決定在明年一月底，遣派四十名「聯合大學文化考察團」（名稱暫定），往錫蘭和印度做實地考察和該邦學生進行有關文化藝術之互相觀摩。

該籌委會呼各基金機構和社會熱心人士大力協助，使該團得以成行。



↑ 學生樓平面圖

促進史地科學之研究

史地系成立「史地學會」

南大史地系之「史地學會」已於本月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並於十八日由全體會員票選出第一屆理事會理事十五位。

「史地學會」的宗旨是：

(一) 促進本會會員對歷史地理科學之研究。

(二) 提高本會會員對馬來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史地之認識。

此次參加競選之同學共四十

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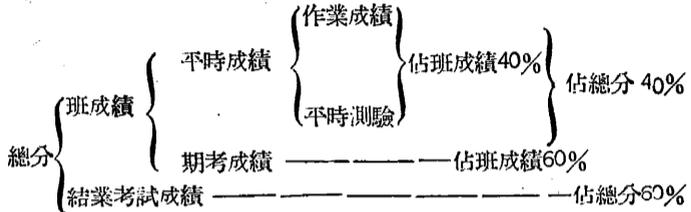
「史地學會」的組織，係由史地系四年級同學旅印回來後首先提議的，經過各班總務向同學及本系教授徵求後，馬上得到一致的贊同和支持。復由各班總務組成籌委會，起草章程及進行有關之籌備工作。並於十二日召開全體會員大會，通過章程，宣告學會成立和結束籌委會工作。

結業考期近·錄取標準高
先修班同學感到不安

先修班同學有七班，共三百零二人。開課至今已經過了八個月，眼看年底入學考試就要到了，大家都覺得心裏有些異樣。當然，一路來，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年底升入大學的標準問題。大學當局要依照甚麼標準來錄取我們呢？前些時，有人說：要七十以上才取，有的說：看結業考試

的成績而定，有的又說：視大學當局招生的人數而定……真是謠傳紛紛，莫衷一是。

前星期，劉主任宣佈了「直升」的辦法：總分達二百四十分，任何一科不得低過五十分。只要有上述的標準，便可直接升入一年級。總分的組成是這樣的：



這樣看來，舉足輕重而有決定性的是大學當局考試委員會出題的結業考試。同學們都覺得毫無把握而異常擔心；因為只要一科不及五十分就嗚呼了。（文組考中文、英文、數學、史地四科。理組考中文、英文、數學、理化或生化四科）據我所知，上學期數學不及五十分者尚有整百位，這是一個不可樂觀的數字。

很多同學都認為：規定每科均不得低過五十分未免太過苛刻，不合理。若能改為：容許一兩科不低過四十分來代合理些，再說，結業考試的範圍也是令人頭痛的事；因為許多科目的教材均無法趕授完畢，尤其是文組的

幾何和理組的大代數。雖然，先修班是溫習高中的課程，由於東南亞各華文中學所採用的課本教材都不一致，有些東西許多同學都沒學過的。

不管怎樣，結業亦不過是數星期後的事了。心頭不免掛上一個大呆桶，忐忑不安，又急又怕。急的是：許多考試範圍尚未動工，許多習題尚未趕完。怕的是：一旦度不過這鬼門關——結業考試——那一切希望幾不是跟着幻滅了？以後家長那裏無法交代，見不了朋友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前途黯淡渺茫。永遠掛着「低級材料」的美名。（蕭君卜）

會與我們之間緊密聯繫的不二橋樑。

我們也檢討了我們的學習生活，將缺點毫無保留地連根拔起。時代要求我們培養起嚴肅的生活態度和傳播馬來亞意識的愛國思想；現實要求我們多多關心我們南大的校政，特別是校長問題。

時間太不留情了，它悄悄地在我們的遊戲歌舞中飄過了，在游泳池裏的潑刺水聲中溺沉了，在我們私下談論中溜走了。又到了我們郊野生活的第二個下午四點鐘了。走罷！又何必惋惜這二十四小時的生活，在往後的雲南園生活裏，正如詩人何其芳所寫的：

「生活是多麼廣闊。

生活是多麼芬芳。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

我們的友誼已經在每個同學的心田上生了根，深深地。

友誼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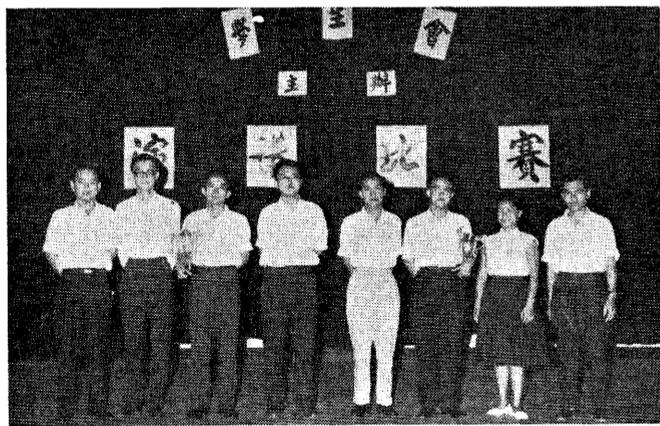
南大校友會
籌委會成立

本月十四日，學生會召集四年級各班總務舉行第二次會議，商討有關籌組「南大校友會」之問題，並即席選出代表成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

康樂部象棋賽結束

學生會康樂部主辦的象棋錦標賽已告結束。給獎典禮將於本月卅日在舊餐廳舉行，請生活輔導委員會主席陳致務長當場頒獎。優勝者：

- 第一名：劉耀洲
- 第二名：施聖恩
- 第三名：黃廷岳
- 第四名：邱揖文
- 第五名：黃石明
- 第六名：施湧龍



演講比賽優勝者與學生會主席和學術部主任合影

演講比賽圓滿結束

學生會學術部主辦之「光前杯」及「麥唐納杯」華英語演講比賽已告圓滿結束。

- 華語組優勝者：
冠軍：李光華
亞軍：謝一華

- 粵語組優勝者：
冠軍：葉天送
亞軍：林廷甲
殿軍：賴伯壽

政治學會獲准註冊

會務活動積極展開

南大政治學會最近已接到社團註冊官之通知獲准註冊。該會執委刻正積極推動會務進展。

(一)即將出版會刊「政治學報」。

(二)與英文研究會聯合舉辦一連串的「政治社會學」講座，經已敦請得美國狄更遜學院(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名教授克普納博士(Dr. Kepner)演講。講座於每星期三晚舉行一次。首次演講已於本月廿一日假文學院講堂舉行。

(三)於本月廿六日(星期一)下午八時正將假南大文學院禮堂與馬大法律學會舉行討論會，題目為「建國過程中大學生應負的任務」。

(四)經已函請本邦總理李光耀為該會會員作演講，內容為：本邦自治後，政治局勢演變的一般性分析。

各院系同學熱烈研討南大前途發展

南大同學熱切關注本邦政府為「對白里斯谷報告書作檢討及向南大提出有關改善之程序」而特別成立之七人特委會之調查工作結束後，行將交由政府公佈之報告書。

自從本月十七日，學生會召集全校級長會議，報告學生會過去向校方提出改革校政意見的工作，和呼籲同學對今後南大的發展表示熱切的關注後，各院系同學已針對此問題，展開廣泛和熱烈的研討，各班并會於廿八日之前向學生會提出意見，俾由學生會作出具體建議而遞呈有關方面作參考。

體育短訊：

本校「錫九杯」男子乒乓球際賽結果：

- 冠軍：史地系
- 亞軍：物理系
- 殿軍：現代語言文學系

「再興杯」女子乒乓球際賽結果：

- 冠軍：史地系
- 亞軍：物理系
- 殿軍：生物系

「德根杯」男女羽球系際賽月下正進行中，全部賽程將於下月一日結束。

又：本校已派出男女代表隊參加本坡本年度業餘籃球總會主辦之第一屆「籃總杯」籃球公開賽。

本會函請聯邦政府重新考慮「大學論壇」准字之申請

本會機關報——「大學論壇」經已正式接獲聯邦內政部之通知，被拒絕給予准字於聯邦銷售。另一被拒絕輸入聯邦之刊物為英文研究會之「南大火炬」。

直至目前為止，聯邦內政部尚未宣佈拒絕「大學論壇」與「南大火炬」於聯邦銷售之任何理由。

本會與法律顧問研討此事後，已致函聯邦政府，請對本會之申請要求作重新之考慮。

英文研究會也將循唯一可行之途徑，向聯邦最高元首陛下提出上訴。

本報徵稿規則

一、本報歡迎投稿，凡南大問題評論、社會問題評論、小說、詩歌、散文、雜文、小品、生活修養、讀書感想、翻譯作品、國內外學生生活報告及意見書等，字數以不超過二千個字為佳，木刻、漫畫亦在歡迎之列。

二、來稿須註明真姓名，所屬院系或通訊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三、編者對來稿有絕對刪改權、取捨權，不願被改者，請先聲明。

四、來稿一經發表，均酌酌奉以稿酬。

五、凡欲退稿者，請先言明，惟發表過的稿件，概不退還。

六、本規則適合於南大學生會出版部所出版之中文、英文及巫文版的大學論壇。



沙文主義

九月十四日晚上，在中國文學研究會舉辦的語文座談會上，有一位南大同學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星洲政府為什麼要發展一種落後的語文？」這委實是一個使許多人感覺痛心的問題。我當時激動的對一個朋友說：「這就是南大同學的沙文主義的表現！」當然，南大學生當中，能夠謹慎的研究我們社會中的現實問題，而且有很正確的認識的很多，南大的各學生團體都能夠基於愛國愛民的立場發表有關民族文化問題的言論，但有少數人具有沙文主義的看法，受種族主義偏隘觀念的影響，這也是事實。有很多人惡意的指責南大是種族主義的大學，這是應予駁斥的。但我們同學也應普遍提高認識，嚴格要求自己言行上排除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觀念，努力作一個具有以馬來亞為中心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的馬來亞人。

木木 九月十五日

通過行動和法律

北非學生被放逐

從一九五六年起，幾乎每星期都發生阿爾及利亞或其他北非地區的學生的被捕和被控事件。關注北非學生問題的人們、必然會自親歷經驗或從當地法律中，注意到幾個特點：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以來，阿爾及利亞的學生便逃不脫以下三個遭遇——如果他不是進了監牢，不是逃亡者，那麼他必定是未來的流浪人或囚犯了。由於這個原因，不論學生當時的處境如何，心靈上總籠罩着恐懼，不安的影子，人身安全總缺乏保證。戰爭本身及其影響，統計數字和法律將會自明這樣的結論。

尤其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即是起自阿爾及利亞全國學聯被解散的時候，留法的阿爾及利亞學生大量的減少了。在一九五七年，法國各地大學的阿籍學生，大約有三千名。現今只剩下寥寥二百有奇。將近九百的學生已經離開法國，或是被監禁，或是在集中營里喪失了自由。留下來的，也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就如去年十二月，有十五個學生因被控圖謀恢復解散了的阿爾及利亞學聯，在違背國家安全的罪名下被捕。

目。在阿爾及利亞，每年有二到三名的學生被處決。貞美拉，波海兒事件是絕無僅有的特例，法國政府的高壓措施不待在全世界的嚴重抗議之下，稍為緩和下來。

這一年來，被法國當局拘捕的學生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七十五巴仙；人數達至七十名之多，其中包括了不少北非學生組織的領導人物。

學生既使不被放逐，也逃不掉被逮捕。他們流亡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東，突尼西亞，摩鹿哥，東方國家，德國，比利時和瑞士等地。

如果我們要敘述阿爾及利亞逃亡學生的惡劣情況，讓我們先看看下列的統計數字：八百名在突尼西亞一四百名在摩鹿哥。從阿爾及利亞，他們得不到在鐵騎蹂躪下的祖國的絲毫援助。儘管突尼西亞和摩鹿哥政府從旁幫助，他們還是飄泊在凄風苦雨中，住所不夠，衛生條件當然根本談不上，他們的飲料是暈暈里的污水。營養不足是他們普遍的特徵。縱使是預防一般流行病症的藥品，他們也很缺乏。冬季帶來了北風，他們又得忍受嚴寒。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里，給他們以享受的惟有書籍。然而，他們並不孤單，當地的學聯盡可能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給他們支持和鼓舞。募寒衣，捐藥品是經常的事。保衛阿爾及利亞的民族尊嚴，爭取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便是在這樣極端困苦代價中逐步取得的。

隨着一線和平希望的消失，正意味着鬥爭還要持久和殘酷下去。法國的軍隊超過半數調駐在阿境內。一百多萬的流亡者則散佈在突尼西亞和摩鹿哥，其餘的不外是拘留在各阿境變相的集中營——新村里！既使是法國的官方文告，也不得不承認這是非人的苦難。戰爭已經犧牲了二百萬無辜人民的生命。

鐘壓不只表現在事實上，而且也表現在法律中，法國政府不斷頒佈許多緊急措施，修改許多法律，想藉此加強警

方的勢力。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敕令中授與警方的特殊權力，現在已經在阿爾及利亞廣泛施行。敕令規定，當局可以隨時逮捕任何人，拘留的日期也可以隨意伸縮，如果認為需要的話，還可以命令指定人物居住在警署受監視。

一九五九年頭的新刑事法典第三二二項對司法做了這樣的修改：準許法官驅逐任何聽眾，如果覺得他「防礙了法庭的秩序。」

法典第四〇五項又規定：法官可以在公共安全的名譽下，禁止聽眾旁聽。

為了更好地在人民面前隱瞞實情，法律甚至剝奪了報章報導逮捕的權力，好讓人民永遠跟拘留者隔絕音訊。

殘酷的刑具

法國殖民者施予阿爾及利亞學生的刑法，是惡毒昭著的。學生們會把受刑的真相，記錄在一本名為「拉·堅克隆」的書裏。我們且看書中描繪的一小節：

……我被縛在架上。警察扭開了電流。電極遍佈全身，甚至紮在口內、肛門和心臟旁……

為着阻止我呻吟，一個警察粗魯地塞滿我一口蘸着煙絲粘液的手巾。我仍舊拒絕回話。……這樣一直受到清晨六點。其間我暈過七八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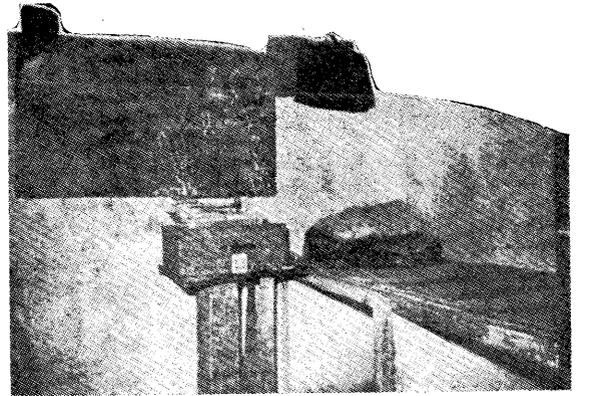
他們強迫我跪着，留下一個獄卒守着我，然後自己出去用膳。三個時辰後，他們回來了，同時又重新帶來一陣陣的審問和拷打。我還是堅持着。於是他們剝光我一身衣服，手脚分開，把我綁在架上。太陽穴和周身，接二連三受着吃重的拳頭。有時，他們深深吸一口濃郁的煙吹進我的鼻子，接着又是鞭撻。我暈過去了……

生活在法國的北非學生

這本書，馬上被當局沒收。然而，沒收的行為，只能更有力地證明暴行的確實。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號，法國一家報館里，蒙梯針對這本書發表以下的言論：「我們懷疑，一九五九年六月的M·馬爾洛斯，不會因折磨而與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他，絲毫不變了樣。法庭的控告和供証都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它勾起人們憂慮，慘重的酷刑不只在阿爾及利亞繼續下去，而且也將蔓延到法國的京城。」暴行在法國是存在的，並且發生于法國參議院主席住宅的左近地方。這事實把民主精神蒙上了一層雲煙，把人類尊嚴滴上了受刑者的鮮血。暴虐的執事者完全不因此而得到任何榮譽。正如貞美拉，波海兒在上過刑之後所嚴正指出的：「對我施予血腥

強暴的人，是完全沒有權利這樣辱侮人類。肉體上，我深受創傷，但是他們更在自己的人格上，上了烙印！」

一群受難的學生在一九五八年臘月被捕，直到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三日，當局才決定上庭審判。然而，一個為他們辯護的律師歐得·奧的亞竟在提審前夕離奇的被人暗殺。於是日期拖延到六月廿五日。之後，又由于拘留者絕食抗議



被放逐學生之臥室

虐待，身體虛弱，再延展至七月廿四日開庭。這一羣學生便這樣被百般磨難，提審前已嘗了半截鐵窗風味。

歐得·奧的亞被暗殺案件

答辯者的權力，是否得到應有的保障，這不能不叫人懷疑。甚至辯方律師也遭人暗殺。歐得·奧的亞正是這樣的一個犧牲者，其他的律師也經常受到恐嚇。法國全國學聯的主席伯納·亞赫在招待記者，發表有關談話時說：「學生無辜被捕，囚禁在行政大廈裏。釋放接着又是拘留，結果學生完全不可能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進行研究工作。他們在監獄裏消磨了數年青春，過後又到醫院，長期療養傷痕！」

學聯主席致法國總統戴高樂函中指出：倘使我們回顧「民主」的最簡定義，將不難發現，阿爾及利亞的學生，並沒有獲得他們基本的權益。更嚴重的是，處境絕對不利于阿籍學生，並完全禁止他們享受思想自由。法國的法律，只允許他們扮演啞巴的角色。對於一方，民族主義充滿了尊大和傲慢，對另一方，民族主義却是白色恐怖的第二意義。法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表示：有機會進大學受教育的學生當中，阿籍只佔五千零五十分之一，而歐籍却佔一百七十分之一。機會是極不均等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為甚麼阿爾及利亞的學生，堅持與當地人民，併肩作戰，一致爭取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戰鬥在展開，苦難在繼續，團結也在加強！學生們將不會鬆懈鬥志，在爭取民族翻身，爭取自由解放，保衛人類尊嚴的壯麗使命裏，必然會寫下他們光輝燦爛的一頁！



被放逐學生自行烹飪

六個月內建補了二十二名學生

情況很清楚，當阿籍就學學生大量減少，被警察拘留的學生却不斷增加，一些因被控而坐牢，一些因此而剝奪了寶貴的生命！單單指一九五六年，從正月到七月，便有二十二名學生被捕。平均每月逮捕三名，若是加上不公開的逮捕次數，那將大大超過這個數

樣也即將全部繪好，籌建工作中的唯一障礙，即是我們還未籌得一筆可觀的建築費。至今，我們已籌得的建築基金共有八萬多元，與預計的卅五萬元建築費相比，還差相當大的數目。因此，目前的情形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顯然的，如果我們能在最近期間籌足一筆建築費，那麼明年初我們便可動工興建學生樓。

為了儘早滿足同學們迫切需要一座學生樓的願望，籌建委員會已擬定了一項大規模募捐的計劃。準備在今年年假在星、馬、婆三地同時進行募捐，以籌募學生樓的建築基金。這將是一次關係

重大的大規模募捐工作，它將有力地影響籌建學生樓的工作，因此，它需要校方的大力支持，需要同學們全力以赴。為此，籌建委員會已發表了告同學書，呼吁每一個同學為這意義重大的募捐運動貢獻出最大的力量，把籌建學生樓的理想化為現實。

因此，我們說：學生樓動工的日子在大家手上。

學生會對「國家效忠週」的態度怎樣？

答：「國家效忠週」日期為十一月

廿九日至十二月五日，以慶祝首任馬來亞人國家元首就職典禮。

本會認為舉行這樣性質的一個「國家效忠週」，是具有相當深長的歷史意義與社會教育作用的，因為這是本邦獲得自治之後，首任馬來亞人首任國家元首。

政府文化部曾於十月十日召開一個各文化藝術團體代表大會，在會上，文化部會邀請本會聯同校內各團體，於「效忠週」期間演出節目，但是由於本校適逢考試，所以不能如期籌備演出。不過，雖然如此，本會仍將派出一百位同學參加盛大的遊行，同時亦將參加演出兩個節目，以響應政府的號召。

* 學生會信箱 *
* 秘書部主答 *

學生樓將在什麼時候動工？

答：答案在大家手上。

現在讓我們來作一番解釋。籌建學生樓的工作，目前已進入了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樓址已經劃平了，詳細的圖

「大學論壇」被禁止在馬來亞聯邦銷售的事，不但使我們南大同學感到萬分驚異，而且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深切關懷。

這不能不使我們在驚異之餘，也覺得非常痛心，因為作為本國大學生的一份報紙，竟然被禁止在自己的國家裡銷售，還有什麼比這種事更不幸的呢？

「大學論壇」是南大學生會的機關報，「大學論壇」是全體南大同學的喉舌。在這裡，南大同學可以表達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意見，在這裡，社會人士可以瞭解南大同學的生活動態。

我們在「大學論壇」上所發表的，多是有關馬來亞問題的論述，這無非是表示我們對於祖國的關切，也希望喚起我們的人民對這些問題的注意。

鑒於馬來亞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同時也感於我們對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所負的重大使命，因此，在種種困難當中，我們以巫、華、英三種文字來刊行「大學論壇」，希望藉此能對促進各民族間的瞭解和團結有所幫助。

記得馬來亞聯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不久前在給南

大學生會的紀念獨立二週年的獻詞中曾這麼說：「從三大種族中，把一個國家建立起來，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的實驗，如果獲得成功的話，我們必須和諧共處，共同工作，我沒有絲毫的懷疑，我們一定可達成此目標。」

首相又說：「但是單單有這種信念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下最大的決心，而且須有良好的工作表現，大學生在



我們的申訴

求學時期及畢業後，對這個重要目標的實現，可以有很大的貢獻，他們可抓緊每一個機會，向我們屬於多元種族的人民強調，我們必須抱着馬來亞的觀點，而且經常採取符合馬來亞觀點的行動。」

「大學論壇」正如首相所指示的，希望在建國工作中盡一份微小的力量。因此，自從一九五七年底創刊以來

，在這將近兩年的期間，我們無時不想使「大學論壇」對培養人民的馬來亞意識和愛國觀念能起更大的作用。

我們不敢自居有功，但却自問無過。

我們真不明白，像這種性質的一份報紙，難道會有害於自己的國家嗎？

如今，聯邦當局一紙通令，阻塞了我們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機會。這種來自自己國家的禁令，對於作為國家兒女的我們，怎能不引起深沉的痛苦，因為我們的命運似乎連一份外國報紙還不如。尤其使我們感到悲哀，我們連為什麼遭受禁止的理由也無從知道。

對於聯邦當局這種措施，在促進民族團結和星馬統一上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深感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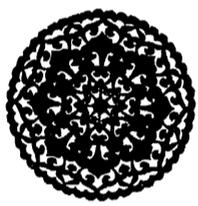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希望聯邦當局不要抱着對待一份普通外國報紙的態度來對待「大學論壇」，以便使我們這份本國大學生的報紙能夠在自己的祖國銷售。

我們相信聯邦當局一定會重視我們的請命。

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大學論壇」就能夠和我們親愛的長堤彼岸的人民見面。

在建設馬來亞新文化的道路上

· 紫村 ·



馬來亞，一個剛擺脫殖民主義桎梏的新興國家，面對着和平建國的偉大任務。由於長期的殖民地統治，這個國家還處在相當的經濟與文化落後狀態，在建國的途徑上，將遇到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別的暫且不談，就文化問題說，便面對相當的困難。由於我們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都有歷史悠久，基礎穩固的文化系統，問題是我們如何調和地使許多不同系統的文化建設成新的馬來亞文化體系而又使它不變成一項慘痛的歷史教訓。目前，這個問題正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關懷與探討，希望能夠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九月十四日，南大中國文學研究會舉行了一個關於建設馬來亞文化問題的座談會，掀起了一個高潮。與會的五位發言人，都是星馬著名的學者，他們才學磅礪，自有高論，我不敢對他們的見解有任何意見。但是，由於他們的啓發，引起我許多的感想，以下便是我的感想，也可說是對於這問題的管見。

任還得由殖民主義者負擔。過去，我們的國家並不成為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殖民地。由於殖民地政府的殖民文化政策的結果阻撓了一種新的文化的形成，各族文化更面對消滅的厄運，文化問題成為對抗性的問題是應該，也是一種光榮，因為我們乃是處在對抗文化侵略的地位。至於三大民族文化本身，却並不產生對抗性的問題。今天，國家獨立了，各民族間的文化，若有矛盾存在，那麼，這個責任由誰去負擔？我們不能歸咎於華人或印度人的愛護自己文化的言行，也不能責備大多數的馬來人，我們覺得現行的某些法令有提出檢討的必要。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多元民族國家，語文問題並不成為問題。

殖民地時代，華人有過維護民族文化的行動，但並不是單單維護中華文化而是包括印度與馬來文化，可惜這一光明磊落的行動，受到歪曲與破壞，致令部分政治覺悟較低的巫族同胞誤會為不利於馬來文化的行動。不但這樣，我們還可看到民族間的團結與文化交流，遭受種種有意的惡慮的破壞，乃致造成今日的民族間的隔閡與文化的分道揚鑣，這是殖民主義者所造成的歷史缺陷，這個缺陷有待聯邦的獨立政府以及新加坡的自治政府去彌補。如果這個缺陷能圓滿填補，是國家的幸福，相反的，它將給予狹隘的種族主義有發展的機會，將使問題趨於複雜，對於國家是沒有甚麼好處的。

建設馬來亞新文化，首先面對的課題是：甚麼是馬來亞新文化？現在，問題正在探討中，並已產生許多不同的見解，有些見解是很有見地的；有的却有商榷的必要：

二、幾個值得商榷的意見

(a)、馬來文化便是馬來亞文化。這種見解和把馬來亞化當作馬來化是同樣錯誤的。他們所持的理由不外乎馬來人是馬來亞的固有民族，他們生於斯死於斯，馬來亞是他們唯一的效忠對象，馬來文化當然是馬來亞文化。致於華人與印度人，他們是外來的，他們的文化中心並不在這裏，他們生活於這個地方，未必終老於這個地方，因為他們背後還有一個「祖國」。這樣的見解是富有爆炸性的，也可說是狹隘的種族主義

一、造成文化對抗性的因素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構成馬來亞民族的是巫族、華族、印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不論是多數民族或少數民族，都應當處在平等的地位，由於聯邦憲法沒有將華印語文規定為官方語文，華印語文在政治上失去保障，華族印族同胞不能不關心自己語文的命運，不能不為自己的文化前途奔走呼號。於是有人擔心華印文化將與巫族文化站在對立的地位，我們承認，如果華巫印三大民族的文化處立在針鋒相對的地位，那麼，不止各族的文化，甚至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可能遭遇到一個困難的前途。然而，我們祈禱問題能夠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我們不同意，為了保持表面的一團和氣而要求華人與印人不合理地犧牲他們的一切。做為一個公民，華人與印人對國家負有責任，亦宜做必要之犧牲；但是，做為一個公民，也必須享有最基本的權利。

文化建設所以困難，所以發生問題，有它的歷史根源。追頭溯源，這個責

任還得由殖民主義者負擔。過去，我們的國家並不成為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殖民地。由於殖民地政府的殖民文化政策的結果阻撓了一種新的文化的形成，各族文化更面對消滅的厄運，文化問題成為對抗性的問題是應該，也是一種光榮，因為我們乃是處在對抗文化侵略的地位。至於三大民族文化本身，却並不產生對抗性的問題。今天，國家獨立了，各民族間的文化，若有矛盾存在，那麼，這個責任由誰去負擔？我們不能歸咎於華人或印度人的愛護自己文化的言行，也不能責備大多數的馬來人，我們覺得現行的某些法令有提出檢討的必要。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多元民族國家，語文問題並不成為問題。

殖民地時代，華人有過維護民族文化的行動，但並不是單單維護中華文化而是包括印度與馬來文化，可惜這一光明磊落的行動，受到歪曲與破壞，致令部分政治覺悟較低的巫族同胞誤會為不利於馬來文化的行動。不但這樣，我們還可看到民族間的團結與文化交流，遭受種種有意的惡慮的破壞，乃致造成今日的民族間的隔閡與文化的分道揚鑣，這是殖民主義者所造成的歷史缺陷，這個缺陷有待聯邦的獨立政府以及新加坡的自治政府去彌補。如果這個缺陷能圓滿填補，是國家的幸福，相反的，它將給予狹隘的種族主義有發展的機會，將使問題趨於複雜，對於國家是沒有甚麼好處的。

建設馬來亞新文化，首先面對的課題是：甚麼是馬來亞新文化？現在，問題正在探討中，並已產生許多不同的見解，有些見解是很有見地的；有的却有商榷的必要：

二、幾個值得商榷的意見

(a)、馬來文化便是馬來亞文化。這種見解和把馬來亞化當作馬來化是同樣錯誤的。他們所持的理由不外乎馬來人是馬來亞的固有民族，他們生於斯死於斯，馬來亞是他們唯一的效忠對象，馬來文化當然是馬來亞文化。致於華人與印度人，他們是外來的，他們的文化中心並不在這裏，他們生活於這個地方，未必終老於這個地方，因為他們背後還有一個「祖國」。這樣的見解是富有爆炸性的，也可說是狹隘的種族主義

。因為這無疑否定了馬來亞是多元民族國家的事實，馬來亞當作馬來人的馬來亞，完全抹殺了華人與印人的貢獻與存在。退一步說，即使華人與印人過去的國家觀念不明確，也是殖民主義者民族分化政策的結果。但是，這樣的事情畢竟微乎其微，華人與印人對於馬來亞的貢獻無庸置辯，遠者不言，即在對日戰爭期間，以及爭取獨立的過程中，華人和印人所作的努力與犧牲，難道能說是為中國、印度而不是為馬來亞嗎？古埃及文化流入希臘而為希臘文化；希臘文化入羅馬而為羅馬文化，乃為後來歐洲文明的搖籃，有甚麼理由懷疑接受中華文明的馬來亞華人不能把中華文明融化為富有馬來亞精神的馬來亞文化？

(b)、「一個國家、一種民族、一種語言、一種文化。」

讚成共同語言的原因。有人認為一個國家一種語言是好的理想，必須促使它實現。我們不否認這是一個好的理想，但只能讓它自然形成，不能用人工促成。由於人類已進入太空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將來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也未可知，若果如此，那也只是自然的趨勢，不是人為的。

所謂「一種文化」希望是指有劃一的精神實質的馬來亞文化。馬來亞文化的定義應如何規定，現在似乎還沒有肯定的結論。但是，可以肯定，決不是消滅了各族文化後僅存的馬來文化。

(c)、馬來文化是低級的文化。在獨立之前，馬來文化與教育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不免落在華族文化，教育的後頭。因此有人認為它是簡陋的文化，內容貧乏，不足負荷重任，這是偏向的見解，（專家証明，馬來文化也是豐富的。）我們不必因而幻想，華文會在此時此地取代巫文，事實上，中華文化的歷史當然比馬來文化悠久，或者內容也來得豐富，它對將來的馬來亞文化當有重大的影響，但未必比馬來文化來得更大。所以我們不能死心塌地地陶醉於五千年的精神文明，更不能迷信於「惟華化夷，無華化於夷」的庸俗思想。必須指出，如果不能把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化為行動與力量，我們這些軒轅黃帝的後裔都將成為阿Q，作為馬來亞的公民，華人應準備面對其他文化的挑戰。

三、甚麼是馬來亞新文化

如果說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產生文化的先決條件是共同的土地，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共同的語言。那麼，不同民族的馬來亞人民，居住於同一的土地，有共同的經濟生活，而又有正在滋長中的共同語言，當然也該產生一種同性質的文化。但是，時至今日，我們還不能顯著地看到這種文化。甚麼道理？這只能責怪過去的殖民地政府破壞了這種文化的形成。顯著的例子：殖民地政府企圖以人為的力量把英語變成本地的共同語言，對其他各族文化，不惜將取高壓的手段。事實上，這一企圖是失敗了。除了少數受英文教育者外，絕大多數的平民不會說英語，他們之間另外形成一種共同的語言，就是現在的國語—馬來語；也就是說，各族人民，（下轉第十三版）

藝術工作舊問題的新探討

• 趙萬喜 •

曾經在五六年進行過相當劇烈地爭論，而未得出結論的關於藝術創作和文娛活動問題，現在又掀起討論的熱潮——這次問題的引起是由南大學生會的演出和林振中一篇「論藝術創作」開始的。希望這次的討論和研究，能得出明確的結論，俾藝術工作此後有一致的道路可遵循。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去收集了幾個團體的活動情況，發現了一些問題，現在提出來供大家參攷：

一、藝術工作是一項啓蒙教育性的工作，現階段它表現在文娛活動的具體任務上，是大力開展整肅社會道德，清洗黃色文化的污點的工作；並通過文娛形式這一藝術工具，在人民中建立新的公德觀念——國家意識。

長時期以來，文化藝術的敵人——頹廢藝術及其主使者，仗着優越的物質條件：法權和金錢的有利地位，肆意宣染黃色的東西，無孔不入地侵蝕人們純良的品質，腐化人們的生活。那些文娛活動的特點是以黃色的數量，企圖沖淡和淹沒正當進步的素質。這是構成我們過去在客觀上存在着困難的主要原因。

不過，經過人民不間斷的艱苦奮鬥，今天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的環境，藝術工作者確實比較過去有更良好的工作條件，已經更有可能爲新文化的建設貢獻力量。因此藝術工作者應該認識和肯定目前形勢和特點的有利因素，鞏固信心和決心，不懈地加緊工作。

我們從理論上來分析藝術的道路問題，絕大多數人的觀點是一致的，大家都全意藝術活動的對象是廣大的人民羣衆。但問題在這裏，我們工作的表現如何呢？在大家爲開闢這條道路時，主

觀上有過什麼努力呢？似乎在實踐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長期以來，我們都集中到學生，知識青年和一般市民身上，而且多從理論問題下工夫，對於下層的勞苦大衆，却關心得很浮面，很少有意識地進行考察他們的生活情況，了解他們的生活問題，和研究如何進行工作的實際方法。

許多人，特別是那些比較有一套的人，比較有藝術修養的人，在生活習慣和思想感情上，還都固守着知識分子的斯文氣，不願投身于羣衆之中，從生活去了解他們。這樣當然就不知道現在應該爲他們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了。

因此，我們發現目前真正在做實際工作的，都是那些最有熱忱的，只是懂得「埋頭苦幹」的朋友。他們只是做，沒有想；一種安于現狀，貪圖簡單方便，不善多下工夫鑽研的思想（雖然不自覺的），拉住積極去創造的精神。不過他很熟悉羣衆，思想感情和生活習慣也都比較親近羣衆。

二、文娛活動已經相當普遍開展了。但是我們所關心的還是它們的內容問題，就是說目前在團體里的文娛活動，大家跳什麼舞，唱什麼歌，演什麼戲，有文化的又閱讀什麼書……。

從了解中，我們覺得極少有新的項目，新的東西，大都是「炒冷飯」。歌曲多數是舊調，舞蹈還是那一套，頂多是填新詞，跳「綜合舞」。可是，那些「陳舊的東西」對於他們的感覺是新鮮的，自然很歡迎它們。「跑驢」——即「回娘家」這個節目，對於學生，知識青年和市民是屢見不鮮的。但一般下層羣衆并不

嫌棄它，因爲過去好多次表演時，他們都沒有欣賞的機會，所以也受到一樣的歡迎。

上述「跑驢」的導演對我們說：目前很難找到新節目，可是，有些人對表演外國的東西不贊全，怎樣辦呢？我的看法只要內容還能有好的作用，還多少有教育價值，仍然可以採用，不然青黃不接才是危險的，我們對這個節目——「跑驢」是在強調一種新的觀念，強調互助友愛。我有一種感覺，我們需要大量供給文娛節目，廣泛開展文娛活動來充實羣衆的精神生活；在過去（指他的學生時代）我們表演的節目，看來確實是陳舊的，但將它們介紹到工團和鄉村來，却是最新的東西。它們仍然有力量 and 辦法達到正當健康的目的和作用。

這里提供的情況，是足以警醒大家的。嚴格地說，大家強調的所謂「大衆化」是做得非常淺薄而浮面。我們的文娛工作，對廣大的勞動工人和鄉村人民，還沒有做出足以顯耀的貢獻。

三、事實告訴了大家，自從政府大刀闊斧地砍殺黃色文化之後，羣衆的精神生活還是和以前一樣空虛。他們，特別是年青人已經非常急切需要在精神生活上得到新的依靠。這點可以從最近參加文娛生活的人數的激增看出來。因此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必須把我們組織起來，教導他們建立新的生活習慣。

如果不警惕，如果不設法，那麼舊的黃色的東西雖然日趨滅跡了，但是新的有害的，足以迷惑現狀的東西會掀起來取代，支配人們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這非常時期，強調普遍發展文娛活動是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我們必須以健康文娛

的數量，來填補新舊時代交替所造成的空虛，去建立和鞏固羣衆的社會生活的新觀念，培養正當的新嗜好。這樣，大家似乎仍然可以大胆地再來炒最後一次的「冷飯」；在現階段里把那些「舊的」，但基本上能適應實際情況的，可以唱，可以跳，可以演，可以看的東西，大量介紹給人民羣衆；把人們思想上殘存的舊東西，乾淨地擠出去。

至于「普及和提高」的問題，我們以爲搞文娛工作的基本態度是「一切都是爲了大衆」。所謂普及是爲了大衆，強調提高也是爲了大衆。但首要的是對實際情況應該估計準確，了解羣衆的接受和欣賞能力，認識文娛活動的目的。

如果文娛活動沒有普遍開展，所謂提高必然會成爲少數人的事。有些朋友就把「提高」理解爲藝術技術上的加工和美化；藝術創作中的思想性和教育性顯然沒有首先被重視。一位在學芭蕾舞的朋友對我們說：「要提高舞蹈的藝術水平，必須具備芭蕾舞的技術……」。可是，若把過去表演的那些芭蕾舞搬到工團或鄉村去，結果只會受到冷待和嘲笑，甚至會給羣衆一種印象：「大跳舞」。因爲學院派的東西只強調「藝術和美化」，必然不能「大衆化」，提倡它是最不實際的。

話得說回來，從我們的了解中，得到一個鮮明的印象，只要文娛活動能表現團結合作和向前進的新精神，羣衆絕不會說「粗糙」或「不夠藝術水準」的，羣衆首先考慮的是內容如何。

四、我們不會忽視提高的重要。不過現階段我們認定的提高，應該一反過去着重搬演外國的

東西，轉而重視我國自己的創作。這種方向的糾正，就是最具體的提高。

但是談到創作，這不僅是幾個專家在談理論，也不是「埋頭苦幹」的實際工作者的事，創作是由人民羣衆的事；人民羣衆是創作的主要源泉，他們有最豐富的生活內容。

今天的實際情形是這樣的：做實際工作的人，苦于缺少創作能力；有理論修養，有創作能力的，却沒有深刻的的生活感受，或者生活圈子不夠廣大。因此要進行任何形式的藝術創作，既沒有主題，也缺乏素材，難于發掘和吸取羣衆豐富的生活內容，爲作品提供典型的主题思想。

這樣，文藝的理論工作者，深入到實際的生活中來，多了解羣衆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習慣，多多和「埋頭苦幹」的人接觸，把大家無休止的論爭，轉移到實際生活的陣地中來是非常必要的。

總之，有理論修養和有創作能力的藝術工作者，應該主動地參與各種實際生活，把時間分一部分到實際工作中來，和埋頭苦幹的人建立密切的聯繫，引導和啓示他們，大家合作進行創作，并在他們中樹立起真正的威信。這樣，大家所強調「馬來亞化」的藝術創作，才能切實地發展起來，并在現實的基礎上達到提高的目的，才能排除「一味搬演外國貨」的舊現象。不然，僅熱中爭論羣衆藝術，或馬來亞化的藝術創作，結果還只是「騎木馬」的。

我們在上面提供的情况和意見，只是訪問了一些下層羣衆的團體后寫出來的，目的僅在提供些實際資料給大家。

讀者版

政府助學金遲遲不頒發，不知是何道理？

新加坡前屆政府宣佈津貼南大貧寒學生的四十萬元助學金，一直到今天，南大同學還未能蒙受其利。

雖然，新政府上台不久，在本年六月廿六日正式宣佈頒發一百十七名的首批助學金名額，同時表示第二批名額將於七月間繼續宣佈，可是，第二批申請同學早已接見完畢，名額却還未公佈。

現在，許多申請同學正在焦急的等待着這筆助學金以繳學費

。學校本學期第二次學費本月廿六日又要開始繳了。許多同學更感到急迫。

我是第一批名額之中的一個，雖然名字在報紙上已經公佈了將近四個月了，可是我一分錢也沒有拿到。本學期第一次學費三百零三元是家父四出奔跑向親友借來的，滿以爲不久政府助學金頒發就可以還清，可是，現在這筆債還不能還。第二次學費二百四十元又要繳了，怎麼辦呢？我感到非常奇怪，爲什麼政

府遲遲不頒發這筆助學金？到底是什麼理由？

關於大學生活的報導

最近，關心南大者日衆。某報特闢「南大消息彙報」專欄，某周刊「禮讓」珍貴篇幅一版，專作有關「大學生活」之報導。無奈，某報之消息，或採自本校之板報，或轉載本校之大學論壇報，一字不易，標題雷同。其爲新聞乎，抑爲舊聞耶？而某周刊之「大學生活」版，其所載無非新聞報導性質之短文，二三百字

向南洋研究室進一言

我參加南洋研究室爲研習生，到現在已有兩年了。我常常這樣想：該室在南大的確是一個難得的組織，如果好好發展，對促進同學廣泛研究南洋問題無疑可

告學生 十月十四日

，雖湊成篇，既未標明新聞出自南大，抑或出自本邦另一大學——馬大，使讀者摸不着頭腦，而對於表達大學生活的精神實質，更是完全談不上。作有關本邦大學的各種報導，讓人民認識大學生的生活，這是應該的，但並不是馬虎行事，敷衍塞責，如某報與某周刊之所爲。

大學生 十月六日

以發揮巨大作用。我這樣的想法，也是其他許多研習生的想法，我們對南洋研究室都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

但我不得不感到失望。兩年

來，我除了參加該室所組織的兩次參觀隊，出席該室的唯一的演講會，以及經常爲該室剪集報紙外，我與該室幾乎是不發生關係的。我從該室未得一毫之利，而每次眼見該室總是擠滿了彪形大漢，喧鬧聲此起彼伏，十餘種大小報滿天空飛，我就只好打消了進去研讀的念頭，裹足掉頭。

我的確是傷心極了；南洋研究室的藏書只是擺設，書櫃「冰封」，並不歡迎借讀。我們要在該室閱覽一二書本，必須看小雜役的臉色，必須向他要求「金鑰」，聽他的命令：「不要弄亂我的書！」

必須申明：我寫這封信，並無任何惡意。我只想通過它表達許多研習生的願望，促使南洋研究室主任以及研習生工作委員的注意。

小土 十月十一日

朋友的來信

·修揚·

××：

你快大學畢業了，請你接受我的祝賀！

你應該感到愉快，因為這是極大的幸福！我不明白，平素樂觀的你為什麼會突然因為畢業日期的日益迫近而情緒零亂，甚至不安和憂鬱，這真是何苦呢！

你為此作了種種解釋。你清楚了解：畢業後排在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業，升學那是沒有可能的。但是，應該「就」那一行「業」呢？是不是可以輕易解決呢？想着這些問題，你就感到彷徨，不安了。評議會報告書的公佈，南大學位的尚未解決以及華校全學的一向被歧視，這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更助長了你這種情緒的蔓延。你原感到像你這樣平凡的「小人物」，在這個社會是萬難找到「理想」的職業的；于是你失望地寫道：「我沒有宏大的理想，我僅僅希望畢業後能夠有個安定的生活環境，過着與人無爭的小庭庭生活。可是，現在連這樣的理想也似非幻滅不可了

！」

你的這種情緒是容易理解的。我雖然沒有修完大學的課程，但過去我又何嘗沒有經歷類似的情形！記得四年前和你一全踏進南大的時後，我還不是一樣在做着甜蜜的夢，想着畢業後的美好生活：理想的職業，可愛的小家庭，逐步實現小洋樓、小汽車、冰廚、收音機、電唱機等等的美麗計劃。後來由于家道中衰，不得不中途輟學的時候，我也是懷着惆悵和委曲的心情離開南大的。現在已經兩年多了，結果怎樣呢？活生生的現實不但給我澆了一盆冷水，而且還當頭打了一棒，驚出了一身冷汗！我過去的「理想」的確完全幻滅了，但是我卻沒有失望，更沒有悲傷；反之，我為自己慶幸，祝賀自己在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總算從骯髒的泥潭里爬了出來，沒有愈陷愈深。

××，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的「理想」是終于要大變的，只是時間問題。今天的美夢必不可免要在明天的白日里震醒；喜歡夢境的人固還可以多溫一點甜蜜，但將來的白天所要還的債恐也越厚。兩年多的現實生活，我經歷了美夢幻滅的痛苦，也看到了別人的同樣痛苦；看到了勝利者的海闊天高，也看到了敗陣的懦夫的深潭陷阱。這該是一份何等真切的人生感受和教訓呵！然而，不幸你今天還在夢中生活，還對夢境依依不捨。這就值得你加倍警惕，以免重蹈同樣的錯誤，不自覺地跌進那痛苦的深淵，給自己帶來無盡的懊惱！

現在正該是你從夢中醒轉，早日擺脫這壓在你背上的包袱的時後了，那是注定不能實現的。你應該想想：將來的就業可能不如意，是僅僅因為南大學位還未獲得承認嗎？學位不獲承認又僅僅是因為評議會認為南大「沒有學術水準」？不是的，事情決

沒有這麼簡單。你應該比我明白：一切只因社會不合理，我們被歧視！所以，事情是一清二楚的，只要不合理的現象繼續存在，只要社會上還有着千千萬萬比你更不幸的人的時候，你就不可能有，也不應該企求個人的舒適生活。

我是充份了解你追求幸福生活的願望的。誰不這樣希望呢？但是，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的幸福是和千千萬萬不幸的人的幸福分不開的；我們要幸福，而首先就要為千千萬萬的人創造幸福；不然就休想。因此，你大學畢業後的出路和工作問題是再也明確不過的了，還有什麼猶豫和不安呢！人當然可以按照各種方式消磨他的一生，但我願意重複過去說過的話：這個時代，除了和千千萬萬的人共甘苦，除了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美麗和富裕的自由的樂園，就沒有人生！

在你行將大學畢業的今天，作為你最親密的朋友，我對你的成就的祝賀和獻禮只能是一個親切的喚呼：把自己交給祖國，和千千萬萬的人走在一起！

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的，首先培育走那生活艱苦長途的莫比的勇氣和決志，并且把爭取參加到建國隊伍里來成為祖國的光榮兒子作為你今後努力的方向，作為你今後一切行動的指針！

××，在我們的時代，筆直的通向幸福樂園的路是沒有的，而幸福也不是道旁伸手可以攀折到的花朵，不管是今天，或者明天，彎曲一定突現你的面前！

只有一條筆直的坦途——到庸俗，市儈之鄉！

讓我們給自己訂出生活的信條：「你的存在，是為別人生活得更好！」

先寫到這里，下次再談。握手！

修揚 五九、十、十一

縮短大學和社會的距離



「泛星」識字班工友一行人，曾于本月十一日到南大「訪問」。他們抵步時，受到全學

們的歡迎，引導參觀全校建築物，并介紹大學的生活情況，這一切無不給他們良好的印象。這種「訪問」是很有價值的，我們的歡迎更加有意義。他們雖然不是專家，也沒有文質彬彬的外國訪問團的那種學者風度，而都是道地的「老粗」。可是他們對南大關懷的真誠，并不遜于任何人。他們來「訪問」也表示對我們的友誼；他們要來看看南大現在怎樣了。

雖然他們沒有這樣幸福，像我們在南大的這一群天之驕子一般。但南大的創校史中，却記載有這群工人光榮的名字。他們出錢出力，共全創建了這座雄偉的文化城。

我們應該讓他們多多了解南大的一切情況。這次工友的「訪問」，就是來問候大家生活得好嗎，學習得好嗎；也似乎在告訴大家：你知道他們是「種果樹」的人嗎？你也關心他們嗎？你知道他們對我們的寄望是什麼呢？你知道他們希望我們該為社會做些什麼工作嗎？

我們生活在南大，長年累月就是在讀書研究，很少有機會和一般社會人士，特別是團體接觸。不過，這不是我們願意和社會隔絕，而事實上是難有可能經常這麼做到。

但是，如果只是安穩地生活，不開動大腦創造條件來豐富生活內容，自然兜不出通向現實的道路。我們常常聽說，初離開學

校到社會上去工作的青年，一定要碰很多釘子。什麼原因呢？是因為那些青年的社會經驗很貧乏，他們對生活的感受太單調而浮淺，他們懂得實際生活的問題太少了，或者是因為生活深感不習慣。因此，一位大教育家為了填補這種缺陷，他認為「社會就是學校，群眾就是老師」，強調學校生活必須和社會的實際相結合。這種主張是符合教育原理上的「學以致用」的原則。

從前的讀書人在頭腦里裝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思想，因此和人群社會格格不入。我國有位教育家也曾經針對這點警誡我們說：「要拋掉知識份子的斯文氣」。這分明地告訴我們，知識份子的生活習慣的作風應該改變，要表現得更實際，要表現得更富有人情味。正如這次我們給工友們良好和深刻的印象便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此，我們應該明確表示此後將以感謝「種樹人」那樣的敬意，歡迎他們每逢假日都來做我們的「嘗實」；我們甚至要忠心地準備對他們說：你們需要些什麼東西？你們要我們做些什麼事呢？這樣，把各個訪問的內容充實起來。

總之，平民化的大學，是必須切實地表現在生活習慣上的平民化，思想感情上的平民化。平民化，就要盡量縮短我們跟社會實際間的距離。那麼，我們現在就開步走吧！



詩歌創作的自由

·宋丹·

在進行文藝批評的工作的時候，我們經常會碰到一些作品具有不健康意識的詩人高嚷着「詩歌是絕對自由的！詩歌的主觀性是最強烈的！」言下之意，不外在於說詩的感情只要是出自詩人的內心，不必管它是否是健康或是卑劣，是個人主義或不是個人主義都無妨。就基於這點兒理由，他們拒絕人們對他們的一切有關思想內容的批評。他們認為這些批評者是不懂得詩的，是詩歌的門外漢，沒有嘗過創作的甘苦，說話沒有分寸，他們的意見自然不足為聽了。這種詩歌創作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十分廣泛地存在着的。目前，出現在詩壇上的許多詩作大都沒有依照一定的目標，服務一定的社會要求而創作成的。如在現在所提出的創作「愛國主義」文藝的口號下，出現具有愛國思想的詩歌真是少得可憐和令人無以惋惜，這是十分雄辯的事實，說明了詩歌作者大都還沒有強烈的社會服務觀念，不知道文藝應該完成在特定歷史階段中社會的具體任務。

一些寫詩的人總會這樣地辯白：既然詩歌是最具有強烈的主觀性的感情的產物，如果詩人沒有大眾的感情的話，那末，要他硬寫表達大眾的心聲的詩便是強迫，便是罪過。其實這話就是個人主義思想的露骨表現。許多生活在小天地裏的詩人就是用這種節詞來拒絕走向寬闊的生活天地的。但這種詩人的藝術前途是很危險的。他的詩既然與大眾無關，大眾自然不理睬，甚至要唾棄他，於是更遠離了人群的生活，縮成一團，像烏龜般地、可憐地在時代的後頭爬行，蠕動。

我們並不反對詩歌創作應該具有廣泛的自由，但是，我們否定詩歌創作的自由的絕對性。在藝術領域乃至整個生活的領域裏，從來就沒有抽象的、絕對的自由。我們是斷然否認那破壞人民對生活的認識與殺害人民的健康感情，殺害人民的尊嚴的自由的。

有人說，寫詩是沒有任何原則或明確的理論根據的，這是對於詩的誤解，

是一種極不科學的見解。正像人類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勞作中是依循着一定的自然法則來進行的一樣，詩歌——人類精神財富的創造也是有一定的規律的。惟有掌握了事物的規律，我們才算獲得自由。詩的創作自由必須是在一定的規則下的奔放。詩人，如果不理解詩必須表達大眾的感情，不理解詩的生命力量的源泉是在於它與人民的聯繫，不知道如何掌握藝術語言來表達思想感情，詩人在他的藝術創作乃至整個藝術生活中是自由的嗎？

以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來看，詩歌的強烈美感是由於在充滿濃烈的感情的詩行裏，極其忠實地表達了社會民衆的美好願望，極其形象地反映了人生的真實面貌。而至曲現實，歌唱那可恥的個人主義思想、歌頌沒落集團的功績和才能的詩歌，是極其醜惡的東西，它是絲毫也不能撥動善良的人民底心弦的。為沒落者而歌唱的詩人如果敢於向人民要求給予他們自由宣揚那比鴉片的毒害性

還強烈的形式主義詩歌的話，這是多麼厚顏無恥的舉動啊！這不正像向人民取得了利器來殺害人民嗎？詩歌創作的自由不能給予這樣的詩人！

有人說，現實主義的藝術理論使詩歌創作受到極大的限制，詩人不能暢所欲言，現實主義的詩歌在沒有自由的境況下是沒有生命、是公式化的東西。這論調不是顯而易見的人幼稚無知，便是別有居心，惡意破壞現實主義藝術的生命力量。如果能夠細心而結合實際地研究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話，如果了解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最積極、最富有指導意義的部份的話，便不難了解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是作家在具有十分廣泛的自由情況下所創作出來的。現實主義藝術理論肯定並鼓勵作家從生活的海洋中找尋藝術的寶物，從生活中吸取藝術創作的源泉。現實主義藝術理論不但完全允許而且熱烈鼓勵作家從各種不同的側面、通過各種不同的事件來表現生活。「生活中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礦藏，只要作者不斷提高認識生活和表現生活的能力，思想感情緊密和民衆聯繫在一起，

(本文轉入第十三版)

馬來亞語文問題的解決途徑

林源河

馬來亞正經歷着一個驚心動魄的社會變革，她的萬千子民，正進行着一項偉大的實驗，要衝決種族藩籬的阻梗，使一個多元民族社會在人類發展史上放射出史詩般的光輝。為了確保美麗遠景的實現，同時為了配合國家各方面建設的劇速推進，目前橫互着的語文問題必須從根加以解決

發展本土語文

處理語文問題的第一個原則是：發展本土語文。

馬來亞的語文問題是龐雜多端的，目前的形勢告訴我們，除非把語文問題的國內因素置於國外因素之上，從而尋求出一個直接與馬來亞國民社會的脈搏相嵌合的語文定策，馬來亞的語文問題是難免於更形犬牙交錯的。基於這點，我們可以肯定：任何一種語文，儘管從外觀點看來，確然不無其國際價值，但若要把這種煊赫一世的語文，作為馬來亞現有各種語文的冠冕，却未必是明智可取的。

馬來亞現有的語文，可以分為巫華印英四大流別。四種語文當中，巫華印語文是馬來亞的本土語文，英語英文却是隨着外來政治力量的昌盛而入據本邦的外來語文。

不可否認，英語英文過去對馬來亞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確曾起過一定的媒介作用，在目前馬來亞高等教育兩大語文支柱之中，英語英文也是華族語文之外的另一支柱。據統計，一九五八年全星各種語文學校287,207名學童中，受英文教育的學童竟多至142,450人，居全星學童總數的一半。這種事實說明，英語英文與馬來亞已發生了根深柢固的關係。由於這樣，任何着意消滅英語英文的措施都會被視為不智之舉。

可是，英語英文的昌盛畢竟是殖民主義統治的產品，新生自主了的馬來亞，與其嘔盡心血來普及或培植英語英文的聲勢，不如轉而致力為本土民族語文開疆拓域。

印度是語文問題最為龐雜的一個國家，彼邦處理語文問題的對策，值得引為佐鑑。獨立前的印度，英文教育大行其道，英語英文已成為印度人民所熟識的語文，但自從國家主權完壁歸趙之後，興帶語抬頭，英語英文反而逐步陷入窮途末路；精通英語英文的尼赫魯本人，便極力反對以英語為印度的國語。

巴基斯坦與錫蘭獨立至今雖還尊英語英文為官方語文，但那是與他們的不提本土語文政策相因相成的一種事例；除非馬來亞也有意不扶持本土語文，巴錫兩國的先例是不須重演的。

實際上，馬來亞現行的語文政策也將導致英語英文的日趨沒落。依聯邦憲法的規定，馬來語文是唯一的國語和官方語文，英語英文只是過渡時期暫用的

官方語文罷了。加以英語英文在馬來亞並無民族血系的依據，其未來地位，當然很難保持舊觀。

不妨這麼說：受英文教育者現在已經面對着時代的挑戰。沒有一個只能應用英語英文而對本土民族語文毫無所知的人，可以成為最可敬的標準的馬來亞國民。前幾天，新加坡教育部會通告全星英校，着令重視第二種語文（即華巫印文），使與任何其他英語英文科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教育部這一着，是深富意義。

確定並發展一種共通語文——國家語文

處理語文問題的第二個原則是：確定並發展一種共通語文。

廿世紀的人類語文系統中，出現了「世界語」(ESPERANTO)這一新血球。記得前年澳洲世界語專家哈里氏(S—ROR. L. HARRY)於離馬返澳前曾為文告別馬來亞世界語學者，指出語言的障礙和不平等使國際間隔膜重重，祇有藉助世界語，才能節省時間，解除國際間的語言障礙。我們只要思索一下，就不難曉得：世界語是許多國家的共通語，國家語文是許多種族國民的共通語文。大而言之，國際間既有循用共通語的必要，則小而言之，一國之內有許多種族國民，自也有需於循用一種共通語文。

在馬來亞，通過異中求同的途徑，循用一種共通語文，對行政效率的提高，將大有裨益。其實，馬來亞的社會組成形式與潛存着的社會分裂勢力也迫使我們非確定一種共通語文不可。在這麼一個特殊的多種族的國度裏，任何形式的建國工作，任何形式的社會改革，都必須以種族和諧為基礎；惟有戰勝了或一時壓制了狹隘的種族主義，一切有名有目的政治主張才有實現的憑藉；沒有一種政治理想的騰塊，不會在種族主義大火燎原時黯然銷聲。進一步看，馬來亞語文的多元性是與種族的多元性分不開的，語文壁壘的存在對種族齟齬是會產生推波助浪的惡性作用的，反過來說，一旦語文壁壘開始崩潰滅跡，馬來亞各族間的精神橋樑便會隨而脫胎成形。當然，要團結各民族，途徑是多方面的，不能只賴鑿通語文壁壘一端，然而語文壁壘的鑿通是「化異族為近親」不可或缺的臂助，那却是灼無疑義的。

鑿通語文壁壘，最簡捷的途徑便是確定並發展一種共通語文，使國民在肆習本族母語之外，學會應用一種全馬各民族家喻戶曉的語文。

這裡必須指出：

(一) 共通語文的確立，與其說是基於建設共同的馬來亞文化的需要，毋寧說，國家行政的需要與民族和諧的需要才是起着決定性作用的。共同的文化，不

一定要託形於單一語文。語文只是表達思想內容的形式或工具而已，不同的語文形式，未必不能表達共同的文化內容。我們無意把文化內容與語文形式的血肉關係機械地分割開來，我們所置信的是，華族的酒甌不一定非盛中國酒不可，巫族的酒甌不一定非盛印尼等地的酒不可，印族的酒甌也不一定非盛印度的酒不可。華巫印三族的酒甌都盛得進馬來亞酒。

(二) 共通語文的確立，可能有助於愛國觀念的培養，但共通語文的確立，不能說是取決於培養愛國觀念的需要。本邦掌握政權的政治領袖，受過英文教育或曾留學英國的，不勝枚舉，他們當中，沒有人會同意，學習英國語文，即意味着向英國效忠。

共通語文的確立既不是不可苟免的，那麼，最適於作為我國共通語文的是那一種語文呢？它可能是：(一) 現有各族語文外的另一種橋樑語文；(二) 包含現有各族語文特點的混合語文；(三) 現有各族語文中的一種。顯然，前二者是絕難被選取的，也沒有那種語文可以被選取的。至於現有各族語文中可以作為共通語文的一種，應是馬來語文無疑了。

把一種民族的語文定為全國共通語文，不能不以這一民族人口在全國人口總數中的比例為依據。馬來亞各族人口比例，不能以新加坡部份的人口比例為標準，也不能以未來的星馬合體的全人口比例為標準，而應以目前的聯邦部份的人口比例為標準，原因是星馬合併前的馬來亞政治中心仍在聯邦而非新加坡。現在，在聯邦人口總數之中，馬來人佔四十九點八巴仙，華人卻僅佔三十七點二巴仙，巫族關係聯邦的最大民族，然則以馬來語文為馬來亞的共通語文應當不算失策。

把一種民族的語文定為全國共通語文，也不能不以這種語文在應用上的普遍性為依據。據統計，新加坡一地居民，十歲以上，能操華語、印語、英語而不能書寫者，各得220,387人，72,819人，239,468人，能操巫語而不能書寫者，却多至434,200人。巫人在新加坡不是最大民族，巫語却在新加坡「膾炙人口」，這也足徵以馬來語文為共通語文之不為失策。

可是無疑，馬來語文在現階段仍有其不健全性。巫文教育的不發達是構成這不健全性的主因之一。戰後的新加坡，學生人數激增，英校增多八倍，華校增多三倍，巫校却僅增多一倍。在聯邦，巫校學生人數(一九五八年460,727人，一九五九年471,772人)雖為各種語文學校學生人數之冠，但巫文中學教育之有待拓展仍是照然若揭

的事實。最應注意的是，目前巫語巫文竟不能與華英兩種語文相頡頏而成為馬來亞高等教育的另一根語文支柱。總之馬來語文是亟待發展以期成為強有力的共通語文的。印度在醞釀獨立前，就已有以興帶語(Hindi)為國語的運動。先例可鑑，我們不僅應提高馬來語文的社會地位，而且應提高它的學術地位，不僅應提高它的社會、學術地位，而且應加強它本身的語文完整性。

扶助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

處理語文問題的第三個原則是：扶助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

確定並發展一種共通語文不等於實行單一語文制。共通語文與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之間，並沒有水火不相容的關係。如果共通語文是火，那麼，民族語文應該是風而不是水，在三大民族聯合奮鬥建設家園的壯麗事業中，我們願見火乘風勢，風助火威，所向披靡。我們還願見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遠景的露面，至於「一種語文」一層，我們對之還不能不表踴躍，我們比較敢於憧憬的遠景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具有多種語文形式的文化」。基於這種理想，最為可取的馬來亞語文系統應是一種「王」字形的語文系統——「三」代表巫華印三族語文，「一」代表共同的愛國觀念與文化精神，以「一」貫穿著「三」，這就象徵着理想語文系統的特點：異中有同，以同貫異，乃至以同化異。如果必須把非本土民族語文的外來語文也列入馬來亞語文系統中，那麼上述的「王」字也可以改作「玉」字。

這裏讓我們強調，正如確定與發展共通語文一樣，扶助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也應是基於調和民族關係的需要而採取的一種語文對策。如果說馬來亞的語文政策必須是能促進種族和諧的，那麼，獨尊共通語文而冷落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的政策，顯然是被擯棄之列的。

印度的憲法，本來規定以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為國家共通語文，其目的，也即在於聯繫回教徒，使印度不致分裂為兩個國家。原來印度斯坦尼是興帶和烏爾杜(Urdu)兩種語文的合體，以印度斯坦尼為共通語文，可以一並爭取使用興帶和烏爾杜兩種語文的人的團結。

馬來亞沒有相當印度斯坦尼語文的華巫印混合型語文，對各族原有語文，除擢用其中一種為共通語文之外，又須採取容許各族語文共存共榮的政策，才不致妨礙各族人民對國家的一致效忠

舉例來說，由於華人社會在過去會展開了維護自身文化的運動，這種歷史記憶將會促使他們

起來非議或抗拒任何形式的對華族語文的冷落。一九五一年發表的方與教育報告書，就曾強調過：『華文是世界上偉大語文之一，也是世界偉大文化之一的鎖鑰。馬來亞的其他各民族亦可學習華文而獲益。同時，華校屹立于馬來亞，想要粉碎它們的任何企圖，將使華人大下更大的決心起來維護。』另一方面，除非是置身在一個東南亞區「泛馬來民族國家」之中(馬來人自十三世紀的滿者伯夷王朝開始，便有團結印尼、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馬來民族建立一馬來國家的美夢)，馬來亞的華人在全國人口中仍會佔着極大的巴仙數，加以目前華族語文又是馬來亞高等教育語文支柱之一，任何對華族語文地位的不適當安排，均將不會取得華人社會的衷心支持。

不要忘記，真正的扶助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的意念，有需於反映到實際的語文施策上來，在共通語文之外，必要時不妨採用非共通語文的民族語文為官方語文。共通語文——國家語文經常只能有一種，官方語文却可以多至一種以上。

通曉華族語文者應負使命

在論列了處理馬來亞語文問題三大原則之後，我願略抒淺見，談談在建設馬來亞新文化過程中，通曉華族語文者應做的幾項工作。

甲，通過華族語文形式宣揚愛國觀念。對華族語文的鑽研，不應令人產生愛國觀念薄若蟬衣的印象。

乙，開築通途，以中華文化豐富馬來亞文化。馬來亞本土的華族文化，託跡於華族語文的形式；不幸，中國的文化託跡於華族語文的形式；更不幸(未必不幸)，中國的文化與馬來文化都被稱為中華文化。在這種情況下，最好讓我們記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關門閉戶式的文化建設，將會導致文化田園的瘠瘦。肆習華族語文的人，由於長期涵泳於中華文化的富源之中，醞染蘊積，自能應用中華文化的靈髓，來形成馬來亞文化的新血，從而把本國文化的進展，推入更高的階段，印度尼赫魯為強化其本國語文，曾呼籲印人學習中文日文，有識之士，看法畢竟不凡一些。近年來，澳洲人也在熱烈研究亞洲各國文化，馬來文、中文及東方歷史成為研究對象。這種借石他山的做法，值得欽式。

丙，應用各種可能的形式，介紹華族文化到兄弟民族中去，以促進彼此間的了解。

以上三點，僅屬工作示例，要發表較成熟的意見，只好俟諸他日。願我國語文問題早日獲得徹底解決！

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 · 林振中 ·

——對LS、陳雪風、章幼文、于田諸先生文章的總答覆——



序言

假使把南洋商報所登載過的陳雪風先生的「藝術的創作與馬來亞化」(請讀八月十四、

十七、十八日該報商餘版)這一篇文章,拿來與大學論壇九月卅日所已發表的章幼文先生的「論藝術創作中的兩條道路」——關於「論藝術的創作」——和于田先生的「關於藝術的創作問題」——讀「論藝術的創作」——兩篇論文,作一精細而嚴格的分析和比較,那麼,毫無疑義地,我們可以立刻清楚地發覺,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從純文娛的立場出發,來參加「論藝術的創作」的。因此,對拙作「論藝術的創作」中所提出的與論述的,有關「什麼是我們所要求發展的藝術」、「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創作」諸問題和論點,他們發言反對是在所必然的。同樣的,在論証的過程中,他們表現出不知所措、相互矛盾、問非所答和強詞奪理的態度,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于田先生在極端驚慌和疑惑的情況下,說出了如下的意見:

「『論藝術的創作』文章中所述之言論,在大部分地方是和我们普遍藝術工作者於一路來在實踐過程中所確立起來的藝術觀點,起了原則性的衝突和分歧。」

然而,「一路來在實踐過程中所確立起來的藝術觀點」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藝術觀點?于田先生並沒有作清晰的解釋。可是,假使我們再進一步的研究他所講的下面的一段話,那麼,問題就非常清楚了。于田先生寫道:

「我們絲毫不含糊的一致同意林振中君從理論書籍和偉大作家口中所引出來有關「藝術的特質」或「藝術創作過程」的珍貴言論;但對於他的那種不符合種種客觀情勢和條件的亂搬弄名言的態度,我們是不能緘默不理的。」

原來就是這樣的一種藝術觀點,一種排斥正確的看法藝術和創作的科學的藝術學說於門外的藝術觀點。從觀念論的藝術觀點看來,正確地確定藝術在認識上的意義及其社會作用,確定藝術與現實的關係的理論的提出,跟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水火不能相容的。這對於有着強烈的非感性的藝術工作者是用不着多講的。

其次,這些文章的作者討論問題的態度,也是缺少忠實的。陳雪風先生採取着一種折衷,模稜兩可與冥味不清的態度來參加論戰。他的一切言行,表示出他

是一個在口頭上承認科學的藝術學說,而實際上却將指導行動的理論貶值為教條的「只看見樹,不看見林」的人物。在這方面,章幼文和于田兩位先生也表現出自己並不是一個弱者;他們一方面口頭上承認科學學說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他們把科學的藝術學說,來和「群眾」與「人民」的概念相互對立。他們這樣做,無非想挾「人民」以令天下和進一步說服天下。對於藝術問題,則儘量利用避重就輕的手法,不利於自己的一概不提不論。請問這是不是為解決我們國家藝術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所應採用的合理的態度呢?

再次,關於這些作者對正確的藝術理論的觀念,所表現的也是令人難於容忍的。他們把正確的理论完全排斥於客觀實際之外,並且把它孤立於客觀實際之外。可是,他們忘記了,正是由於客觀實際地不斷檢驗,正是由於理論賦有着指導實踐的意義,理論的正確性才告形成。

馬來亞藝術工作者假使不立刻就制止這種種惡劣思想,在自己建設國家藝術的勞作場地中對社會藝術所作的破壞和污蔑,假使不將那種否認藝術在認識上的意義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教育作用的,誇張娛樂和消遣的純文娛思想從自己的藝術生活中清除出去。那麼,正派藝術就必然不能發展起來和達到說明世界真理的目的。

現在,「藝術的創作」問題、「典型」問題、「馬來亞化」問題以及其他許多由此而發生的極其重要的藝術問題,既然已實際上被提了出來,並且既然已成為我們藝術的理論界和創作界議事日程表上的主要內容的時候。那麼,對於那些關涉到這些問題而有錯誤見解的一切言論,有加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

關於藝術創作問題

(一)對陳雪風先生論點的反駁

講到「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創作」的時候,看看陳雪風先生對問題的論述會有很大的興趣。

他這樣寫道:「對於這個問題:林振中先生的回答是:『……換句話說,就是典型的創造。』從上面的引語看,我要肯定地說林振中先生在理論原則上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是也僅僅是理論原則而已。而問題的關鍵還在這種理論原則的實踐,以及如何用它來探討與認識作品。」

他又繼續寫道:「請允許我重複再強調一下,我完全承認和贊同林振中先生對什麼是藝術的

見解。但如說任何藝術作品要合於這個理論原則,那便失去創作的意義,我却不敢同意。……」

從上面所援引的片斷,使人不得不對陳雪風先生話談中的真實性表示莫大的懷疑。難道他真的具體理解「真正的藝術創作」是「典型創造」這一原理本質麼?否則的話,為什麼他對富有正確意義可以發生疑忌呢?實際上,被承認為正確的理论,必定是可用於實踐或指導實踐的真理。

在上流的第二段摘引中,可以看出,陳雪風先生是盡力地替自己所倡導的「不能說是創作」、「也絕非抄襲」(陳雪風語)的所謂「模仿的創作」方法,作藝術創作史上的合法的辯護。

可是,他之所以「不敢同意」,根據的理由却只是:「任何藝術作品要合於這個理論原則,那便失去創作的意義」。

對於什麼是「創作的意義」這一點,他也是不作明確說明的。然而,從下面他關於藝術創作問題的論証,我們就可以清楚理解他一切的想法。陳雪風先生寫道:

「可是,對一個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經驗,或者是一個外國藝術工作者,因為生活和語言等等原因的限制,將歷史上有成就的藝術工作者底著名的作品,或者另一個國家的傳說和故事(或已通過藝術形象創作成功的作品),進行模仿或用本身熟悉的藝術語言,以及其他的表現形式把它介紹給本國的讀者界或觀衆;當然,這並不能說是創作。不過,也絕非抄襲。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即使失敗了,可是還有他們創作的精神存在。」

我們易於推論,他對「創作的意義」的解釋是:只要有操作,儘管這操作遠離了藝術創作的目的;儘管這操作的成果是失敗的;儘管它浪費了作者與觀衆大量的時間金錢,而不給觀衆帶來一點什麼,那「創作的意義」還是存在的。因為,「還有他們創作的精神存在」。

假使把藝術工作者看待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假使把「真正的藝術家,必須以他底作品促進人類思想底發展」這一有關藝術創作目的底原理,拿來作為我們神聖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假使以「人類創造了藝術品,而藝術品也創造了一個能夠欣賞和了解藝術的美的人類」這一含義極其深遠遠大的,涉及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底真理出發來研究問題,那麼,陳雪風先生這一套說法,本身就是錯誤和不負責任的。這種說法,因為充滿着鼓勵作家粗製濫造、搪塞敷衍和不計成果的功利主義思想,勢必引起作家對自己的目的模糊起來,對自

己的工作輕率起來。試想一想,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文藝批評?

為了進一步弄清事實,多研究一些陳雪風先生本人對藝術創作問題的看法,是有很大益處的。

按照上段的援引細心閱讀,可以發現,陳雪風先生的意見是:對於「一個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經驗,或者是一個外國藝術工作者」說來,「將歷史上有成就的藝術工作者底著名作品」、「進行模仿」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他幾乎完全不清楚,鼓勵「模仿」是與鼓勵「抄襲」分不開的,而鼓勵「模仿與抄襲」則一定窒息和摧殘了藝術工作者的創造力。讓我們看看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富於教導意義的名言吧!他說道:

「如果學生在學校里學習的結果,是使自己什麼也不會創造,那他的一生將永遠是摹倣和抄襲。」

列夫·托爾斯泰給我們指明什麼呢?無可否認的,他指明了為什麼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對於藝術工作者來說是具有多麼巨大的意義。而「摹倣與抄襲」正是那些不學無術之輩面臨絕境的必然後果。

關於論到什麼是我們所需要建立與發展的藝術的課題時,陳雪風先生也利用這一討論來歪曲科學的藝術創作的理論。陳雪風先生寫道:

「要在我國藝術界正處在極年青階段的時候,也就是說要我國底從事藝術工作者正當在學習階段的時候,要求他們在一聲號召下便實現這個願望,否則他們的一切工作和努力便是非藝術的創作時,那是很可笑的事情。」

然而,為什麼「是很可笑的事情」?難道科學的藝術概念和非科學的(不應當稱歪派藝術為非藝術,陳雪風先生這詞彙應用得很不恰當)可以混同看待麼?從科學的藝術學的觀點看,正派藝術與歪派藝術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格格不入和勢不兩立的。從這里出發,陳雪風先生那種鼓勵抄襲與模仿;那種置建立并發展正派的祖國藝術所必備的基本要求和方向於不顧的輕狂舉動,首先就意味着他已經站在歪派藝術的立場,站在那種我們所必然要反對的持反科學觀點的立場來看待問題和處理問題。陳雪風先生替小寧、小曲兩位先生的文章仗義執言、呼冤叫屈原來是為了這個!

對於陳雪風先生的仗義執言與呼冤叫屈的行為,對於他認為我們實在沒有必要來反對小寧與小曲兩位先生的文章,因為它不過是「闡述他們各人的感想和意見而已」的說法,假使我們越是熱愛我們國家的文化藝術,越是

熱愛我們的社會,那麼,我們就越應該無情地加以揭露。

有必要嚴正地指出,對於錯誤的一切藝術現象,不只必須加以注意,而且必須在正派藝術的範疇里消除它。把錯誤的創作方法以正派藝術的名義來宣揚,不只意味着歪派藝術有發展的可能,尤其重要的還意味着正派藝術的縮小。當然站在歪派藝術的同一角度上替小寧、小曲兩位先生的理論作笨拙的辯護,也是必須加以嚴厲駁斥和立刻制止的!

為要証實所提出的「模仿」理論的正確性,陳雪風先生不惜曲解藝術的史的發展理論。在同一篇文章里,他這樣寫道:「文學史告訴我們:在社會經濟的範疇里,當舊的時代過去,人們面臨的已是新的時代,而且過着新的和過去有巨大差異的生活時,必然的現象是,作為人們精神食糧的藝術文學,它要反映和刻劃的內容自然和過去的不同了。那麼,照理論說:新的內容必須要以新的形式來表現。但事實上,往往并不如此,而是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借過去的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

陳雪風先生主張在理論上,以新的社會關係為基礎的藝術內容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和統一的藝術形式作為表現的手段,這一點,假使僅僅是對素材說來,自然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對於整個的藝術文學,他忽略了:藝術是作者主觀意識對客觀實在的本質反映。藝術的相關屬性中,除了藝術的客觀性之外,還有藝術的主觀性。藝術的主觀性表現在,持相反觀點作家往往把相同題材處理成效果截然對立的兩種藝術品。因此,不僅僅在理論上是,而且同時在實際上也是,在舊的時代里,以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作為建設新社會的發展方向的新的藝術思潮,早就在新生產力出現不久而舊時代尚繼續延續時就出現了。而且,以新藝術思想為依歸的新藝術工作者,也早就在舊時代還沒有過去,新時代尚未來臨的時期,就要求積極倡導以新的表現方法來創造藝術。譬如在封建社會里,商業資本為新生產力的需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里,各以古典主義、積極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等藝術思想的不同理論和表現方法,在強烈要求建立新生產關係的前提下,創造服務於新生產力的藝術。這些新藝術,不只在內容的處理上與舊的不同,即使在形式的表現上也與舊的無共通之點。所以,假使我們不是如此這般地來理解藝術史,而恰好相反的我們以純經濟的庸俗觀點來說明藝術史,那麼,就勢必引致去承認和接受「摹倣和抄襲」的創作論。陳雪風(下轉第十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九日

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

【接自第九版】

先生的「但事實上，往往并不如此，而且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借過去的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的鼓勵舉做的主張，事實上就是這種以庸俗觀點來解釋藝術史和形而上的理解藝術內容與形式關係的必然結果。

(二) 對章幼文先生論點的反駁

章幼文先生自以「人民」代表的身份，來參加談論藝術創作的問題。可是，從他積極地鼓吹小章、小曲兩位先生的「增刪修改」論點看，從他把中國對歷史上藝術遺產的改革工作；拿來與「藝術創作」相提並論這一點看。就可以發覺他論點中的「人民性」實際上是很小的！既使他的理論代表著一部分熱中於以「修改」來替代「藝術創作」的庸人的觀點，那麼，研究一下其文章，當然也很有意義！

在談到「增刪修改算不算創作」這問題時，章幼文先生寫道：「我的看法是：算，也可以不算。問題主要的是要看怎樣增刪修改，增刪修改後的作品是不是能為人民服務，為觀眾所歡迎，而又能起教育觀眾的作用的。」

這簡直是莫名其妙！為什麼章幼文先生總是要把增刪修改拚命設想為藝術的創作？他的企圖，不難令知者發笑。章幼文先生要用「增刪修改」的特定行為來抹煞並混亂藝術創作問題。因為他要替那些不學之輩的不負責任的行為辯護。只要問問章幼文先生「增刪修改」是對什麼而修改呢？是在藝術創作完成後還是未完成時才進行修改？那麼，若是章幼文先生肯認真研究問題的話，他一定會無條件承認「修改」不能算是創作。如果「修改」能算「創作」，那麼，它便稱為「創作」，而不稱為「修改」了。

大家都知道，藝術創作之所以是創造性勞動，主要的是因為它是作者對於現實本質的一種認識的表現。因之，對於作者說來，它要求必須具備正確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觀，它要求擴大作家的生活視野，並且它要求掌握完全能轉化「意象」為形象的表現本領。而對於創作過程說，它本身必須具備藝術認識和藝術表現兩個階段。關於這一切又都必須是統一而完整的個體。

所以，對於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應該看成是一項負責的表現。偉大的托爾斯泰、高爾基和魯迅就經常鼓勵和慫恿年輕作家應多多修改自己的作品。所以，修改在這裏不被當作是一種獨立的創造，而是被當作是一個完全服從於創造典型的創作目的底檢驗。因此，修改決不是創作。

可是，從章幼文先生的整個談話，可以看出，他是在利用那些非標本式東西來取代典型的藝術創作。誰都知道，世界上絕對沒有關於藝術創作而無例外的事實。然而這事實畢竟是非典型的、畢竟是非標本式的、一般的。

所以，我們絕不能以民歌的由於處在口傳的特殊環境而發生修改的現象，就肯定修改有創作意義。這樣做無異於玩弄事實！

因此，我們對於修改的看法是十分明確的。修改只能看成是作家為使自己的作品的典型性更加強化所採取的一種服從創作目的的創作行為的延續。萬萬不能當作是「一種權宜的不得已的辦法」（章幼文語）。假使從是「一種權宜的不得已的辦法」的觀點出發，那麼，藝術創作的價值就完全不同了，它已不再是建立在豐富和深刻的內容的教育性上面了，而是在利用一種方法（什麼方法章幼文先生並沒有說清楚）製造出「馬來亞化」的外國作品，來「解決群眾的飢渴」。

只有好好研究我們先輩們如何創造他們的作品，且如何以他們的作品來推進社會的規律性，那麼，才能夠理解，藝術創作的過程是如何複雜和艱巨。所以，問題很明顯，我們反對把修改當作創作的理由，主要的不在於「把藝術創作看得太神秘」，不在於「把它看成是屬於個人可以包辦的東西」，不在於「只是作家（或藝術家）關起門來精心錘鍊，一氣呵成才行」的東西，而完全在於我們從文化的或社會的立場來看待創作。我們認為，藝術創作是文化創造，它屬於作者，也屬於社會。所以，它除了是作者為傳達自己所認識的客觀真理給別人認識的一種方法之外，同時還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我表現；是藝術的自我完成。前者我們稱為藝術的社會性，而後者稱為藝術的藝術性。兩者之間又是以藝術性為基礎而統一起來。所以，假使我們看不見和不願看見這些事實，而僅僅從「娛樂群眾」這一空洞的概念出發，以修改代替創作，那麼結局一定是難於想像的。

試看章幼文先生用些什麼可憐的例子來引証吧！

例子一：『這些文藝作品，其中就不知經過了多少人的增刪修改，不斷的補充，批判，修正，才流傳下來成為現在的藝術瑰寶。像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二部中國的偉大古典小說，就不純粹是羅貫中與施耐庵個人的業績，而是勞動人民與許多民間藝人的集體創作。羅施二人正是對流傳下來，家傳戶曉的歷史故事，經過「增刪修改」的藝術加工……就成為現在我們看後不禁拍案叫絕的文學傑作。』

真是令人拍案叫絕的談話。我們以為，假使章幼文先生再考一下國學常識，那麼，他一定得到零分。再也沒有一個文史家敢像章幼文先生這樣富有創造力，富有改變歷史和創造歷史的能力。誰都會清楚，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羅貫中與施耐庵創作的，而所謂「家傳戶曉的歷史故事」却僅僅是史事而已，不是文學作品。對於這一種連基本理論都弄

不清楚的人，實在使人不得不懷疑他讀不懂「論藝術的創作」那篇文章。對於這種人，我們實在難於應付，我想最好還是向他建議去上上中文系凌淑華教授所講授的「新文學導讀」的課程。文學作品與歷史故事本質上是有分別的，歷史故事有的只是個別的人物和故事情節，然而，文學作品的人物却是「個別具現一般的」，而故事情節也具備了典型意義。所以，在本質上說文學作品比歷史故事更真實和更接近真理，當然教育意義更加深厚也是無庸置疑的。說勞動人民創造藝術，通常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說法。狹義的說法是指勞動人民給藝術家提供了創作上的素材而言，廣義的說法則是指勞動人民包括藝術家在內創造了藝術而言的。所謂「勞動創造了一切財富，包括精神財富在內」，意義就在於此。

例子二：『我們不是更可以常常看到「增刪修改」的做法嗎？中國的戲劇界，現在正在對京劇和地方劇中的傳統劇目，作大量增刪修改的工作。這種工作，有些可能是去蕪取菁的普通刪改，有些也可能是要經過一定的藝術加工，使某些故事的情節更能感動人，使某些人物的形象更加特出，更加富於典型性。』

章幼文先生如此可笑的論據，的確使人真正感到有駁不勝駁的困難。大家都知道，第一，中國舊戲曲藝術的改革，是在批判地接受、繼承與發揚優良傳統，為建立具有民族性的大眾所樂見喜聞的新歌劇的高貴目的下來推進的。因之，它與章幼文先生的「把先進國家的文化藝術，有選擇，有重點的介紹給我國人民」的「增刪修改」的「權宜的不得已的辦法」必定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第二，中國舊戲曲藝術的改革對象，是已經在民間流行很久很廣的自己的祖國的寶貴的藝術遺產，而章幼文先生的「增刪修改」對象却是取自外國，所以，拿「增刪修改」來與戲曲改革相提並論，實在是有點牛頭不對馬嘴。第三，中國舊戲曲藝術的改革者，都是熟知自己的民間藝術并掌握了一定創作水平的人民藝術專家、樂師和老藝人，而章幼文先生的「增刪修改」者却又是「素質能力都不很強，創作出來的作品還很幼稚粗澀，離理想中的水準還遠」，「對文藝工作者在馬來亞這樣的特殊環境要怎樣具體的做，還談不上有一套系統的經驗和辦法，大家都還在摸索，探討」的人。試深思熟慮一下，「增刪修改」與中國舊戲曲改革到底能不能夠拿來同日而語呢？更何況中國舊戲曲改革的工作，是在有着極豐富遺產的特殊的例外的情況之下才產生，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把它們也當着一種創作形式來看待，也不能把它們當作一般的藝術創作問題來研究和提出。

例子三：

『小說是這樣，其他像戲劇、音樂、詩歌等文藝作品，也都有類似的例子可以看到。特別是民間藝術，山歌、民謠、舞蹈和地方戲劇。』

『增刪修改可以是一種藝術的創造，如曹禺把巴金著的「家」改為話劇，而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又把它改為電影藝術，這是一個例子。』

把民間音樂、山歌、民謠與民間詩歌拿來證明「增刪修改」可以算是一種創作，也是極端笨拙之舉的。

請看梅葉（John Meier）在其「論大眾口中的藝術歌曲」中的話吧！他寫道：

『大眾是把歌曲看做了自己的所有物，而任意加以更改的；不論是增是刪，都以自己的嗜好為主。被大眾這樣佔有的歌曲，變成了流行的歌曲。這時候，原來第一個創造這曲調的人的個性已經看不出來了，有許多詩人和職業的音樂家所寫的歌曲，都是經過這樣的過程變成了真正的民歌的。』

再看卡爾·森爾（Karl Nef）在他的「西洋音樂史」中所指出的史實吧！他也這樣寫道：『人民却常常把自己所喜愛的歌曲加以改變，或使之簡化，或就自己的需要加以更動，有時甚至致於使之變得更為美好。這樣，那歌曲的旋律的部份，因為是被大眾以口傳授的，所以變得愈來愈便於歌唱了。』

請看看「增刪修改」的論調吧！梅葉和卡爾·森爾是多麼有力地揭露這種論調的虛偽面目。他們在談論中，第一，指出了民歌和民間詩歌實際上是由生活在人民中間的，具備創作本領的詩人和作曲家寫成的。第二，指出了民謠和民間詩歌之產生修改現象主要的是因為「大眾以口傳授」，而不是像我們現在一樣以樂譜傳授。章幼文先生那種以歷史中偶然發生的事件，而用來證明「增刪修改」可以暫時取代創作的想法，真是既天真而又可憐。

談到曹禺先生與香港電影工作者把巴金先生的「家」再創造成舞台藝術和電影藝術的作法，是否和「增刪修改」有共通之點呢？相信大家都會忍不住發笑，我們怎麼可以把曹禺先生創作話劇典型和香港電影工作者創造電影藝術典型的創造性勞動，拿來和我們那種讓人物改換一下服裝，改變一下地點的換湯不換藥的作法并擺談論，這真是不自量的作為呵！

夠了，列舉了這樣多的章幼文先生的例証，我們可以看出，章幼文先生的一切談論都是絕對無稽和不可能成立的。脫離了現實和作家思維的「增刪修改」理論，假使說歷史上是曾經有過和出現過，那麼，也只能是一種錯誤的作法，讓我們把這種錯誤的東西燒掉吧！

關於「馬來亞化」問題

(一) 對L S先生論點的反駁 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從L S先生的「對藝術創作的馬來亞化的一點意見」（見六月廿三日，南洋報「南洋公園」）一文裏面，讀到了「典型的未必一定是馬來亞化」的論點。

L S先生一開始就這樣地提出問題來，他寫道：

『固然不錯，「馬來亞化」的藝術創作不一定是典型的，但是，典型的藝術創作却未必一定是「馬來亞化」的，這點顯而易見。』

我們這裏也有一點點意見要提出，就是L S先生所以提出此問題來的緣故，主要是因為他對「典型」概念作一般化的解釋；對「典型」的實際意義缺乏真正地理解，是因為他幾乎全看不見「典型」與現實間所存在的母子關係；是因為他根本不清楚「典型」創造的過程，是一個從具體的個別趨向於抽象的一般，再從抽象的一般回到具體的個別去的極其複雜曲折的過程。

L S先生關於「典型」的闡釋，是既概括而又節省文字。他說道：『事實是：「典型」的創作就其含義說來，主要是指在藝術性與思想性具有高度真實成就的創作。』

簡直是片面理解和膚淺解釋！實際上，除了「一般性」的「高度真實」性的一個側面之外，藝術典型與現實典型都還必須有他們另外的一個側面，這就是作家用以具現「高度真實」性的具體描寫的「個別性」。要不是這樣，藝術創作就會是和「一加一等於二」的算術公式一樣，既真實而又抽象；就會陷於「公式地、死板地反映或曲解現實」（見拙作「論藝術的創作」）這豈就是L S先生的架空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L S語）嗎？

由此可見，L S先生完全看不見「典型」與現實間的母子關係，是令人一點也不感到突然的。L S先生把具體反映一定的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的中國客觀真實的「中國的古典文學創作（如紅樓夢等）」和就地取材的「馬來亞化」問題相提並論，也是一點不叫人驚奇的。我們反對將「中國的古典文學創作」與「馬來亞化」問題相提並論，是因為紅樓夢以及其他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不是具體反映馬來亞社會真實的馬來亞藝術的典型。我們說「中國古典文學創作」是中國藝術的典型，也是因為我們以科學的藝術觀點，結合歷史的事實來給予適當評價的。這一闡述對稍能思想的人，都是容易接受的。

假使承認藝術典型必須是作家對現實典型的更集中、更突出（下轉第十一版）

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

【接自第十版】

和更鮮明的表現；是作家發揮其極精湛的洞察力、豐富的想象力，給現實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是過去所早已論及的「個別裏具現着一般，個別是服從一般」的整體，那麼，L S先生的『典型的藝術創作却未必一定是「馬來亞化」的』結論，顯然是極大錯誤的。

精細地研究L S先生如何巧妙地去詭辯「典型」與「馬來亞化」之間的關係，對問題的解決有莫大的益處。看吧：『如果不是以馬來亞現實生活為內容的創作，儘管它具有高度的藝術性與思想性的成就，儘管它是「典型」的，它決不會也不可能是「馬來亞化」的。』

我之有意地不惜浪費筆墨與篇幅，把L S先生的這種毫無意義的言論，不損一字地援引出來，是要使讀者們更能明顯地看出L S先生對於問題所表現的絕大的無知，論證問題時所運用的奧妙方法，也是大家所應該認清的。

看呵！這就是L S先生的戲法。

L S先生已經把「不是以馬來亞現實生活為內容的創作」，通過「儘管」的幻術，把它變成「具有高度的藝術性與思想性的成就」的東西；再通過「儘管」的幻術，又把它進一步變成「典型」了。結果『典型的藝術創作却未必一定是「馬來亞化」的』答案，就在這種口頭的遊戲下被證明是絕對絕對的正確了。

但是，客觀的真實並不因為L S先生的主觀臆度而設想而絲毫改變。任何人都會知道，脫離了客觀實際；脫離了客觀實際所包含的，由一定的歷史時間、地理空間和生產方式形成的條件，這些方面所影響和決定下的社會內容，藝術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就無從存在，而「典型」及其評價標準的美的觀念也無從創造和形成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典型的一定就是馬來亞化的」的論斷，是完全有根有據和非常正確的。

(二)對陳雪風先生論點的駁斥

「馬來亞化」問題上的混亂，也具體表現在陳雪風先生的論證中。在他論證到為什麼必要提出「馬來亞化」問題時，他這樣寫道：『我們提出「馬來亞化」的問題，是我國社會現實發展的要求。在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道理我們可以加以思考，那便是，當我國新馬兩地還沒有擺脫殖民者的統治（即改變殖民地的地位）以前，當我國新馬兩地在政治上還不能取得自治和獨立時，為什麼我們沒有人提出「馬來亞化」的問題呢？』

在另一段落里面，他又繼續寫道。

『具體到文化藝術上來說，

當我國在政治上擺脫了殖民地的地位之後，事實上，過去為殖民統治服務的工作者和組織形式，並不能隨着進行應有的改變。同時，過去殖民者為了要鞏固他們的統治，在文化藝術上所做的種種侵蝕和限制，在人們的意識里也不能自覺而澈底地批判和消除。換句話說，就是過去由於殖民統治的結果，給我國同胞在思想意識上，以及在實踐上所造成的一切不符合我國獨立後新形勢的影響，未能及時而自覺地摒棄，而原有被壓抑而潛伏的因素，需要有意識地來加以發揚。』

陳雪風先生認為，「馬來亞化」的提出，是完全由於「我國社會現實發展的要求」。因為，「在政治地位上的改變，自然便要促使其他上層建築的或多或少的改變」。

然而，為什麼說政治地位上的改變，自然促使上層建築的或多或少的改變呢？難道說一切新的上層建築不是從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現實基礎上建立的麼？難道說政治制度不是一定的經濟制度的產物麼？不是經濟結構現實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之一麼？沒有佔控制地位的現實基礎，又那裏會有佔控制地位的上層建築？因此，問題很明白，陳雪風先生議論中存留着根底里的錯誤，主要是因為他把政治制度當作現實基礎。作為現實基礎的政治一改變，那麼，作為上層建築的藝術也要「或多或少地改變」。這就是陳雪風先生腦中的「科學」論斷！其次是由於他抹煞藝術之異於政治的特質，獨斷地利用純政治的幼稚觀點來破壞藝術與政治之間的正常關係，並且是由於他主觀地對早就存在於舊時代的正派藝術表露了不可原諒的視若無睹的態度。

首先，陳雪風先生忘記了，『當我國擺脫殖民者的統治時，在行政上和經濟上提出「馬來亞化」的問題』這一措施，事實上僅僅是政府行政部門或司法部門的人事調整的問題而已。這一問題對整個社會說來絕對不能說是社會的根本問題。所以，假使按照陳雪風先生的觀點——「在藝術創作上提出同樣的要求」做去，那麼，這一由個別的社會現象所引起的行政上的課題，也只能把它在創作上當作創作素材加以描寫和表現罷了！可是，假使完全不考慮任何有關藝術的問題，不考慮任何的社會問題，譬如經濟問題、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及其互相關係問題。而單純地片面地從政治需要出發來建立藝術創作的原則，那麼，藝術的發展必然是前途暗淡的。

問題完全不在於「藝術這種上層建築可以離開我國的具體的現實環境而存在和發展」，或「真的藝術應該是屬於象牙塔里的東西嗎」。問題完全在於「馬來亞化」的提出對於建立和發展真

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所具備的意義非常表面、空泛和貧乏。事實上，它只提供了創作上解決題材問題的方法，而題材問題在藝術的創作上却不是決定性的問題。

馬來亞藝術創作的原則和口號，必須在一方面正確研究歷史上藝術創作和理論，並且接受其中最優秀的部份；另一方面，必須在根據對有關藝術方面的社會問題的研討而確定出什麼是促進我們社會向前發展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基本方法的情況下制訂出來。因之，完全可以這麼說，馬來亞藝術創作的原則的提出，必須是既照顧合乎藝術發展法則，又照顧符合於促使社會發展的原理。科學的藝術創作的全部學說——包括典型理論，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它要求作家必須真實地、具體地、且歷史地描寫現實。基於這一點——最正確的一點，我以為，「馬來亞化」的提出是完全多餘的。

有必要就「馬來亞化」所存在的精神實質這問題，研究一下陳雪風先生對於藝術的看法。他寫道：

『它的精神實質在那里呢？我覺得是在於在我們學好我國和各先進國家完整和純熟的藝術表現手法和形式，繼承了我國和各國的文化藝術的優良傳統的前提下，積極地通過藝術形象的創作來反映我國豐富的現實生活，以教育讀者，促進社會的發展。……並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國社會性（即具有濃厚地方色彩，語言特點與三大民族團結的歷史性等）的文化藝術。』

按照陳雪風先生的意思，「馬來亞化」的提出要求完成如下的任務：（一）在藝術創作的準備工作上，「學好我國和各先進國家完整和純熟的藝術表現方法和形式」。（二）在藝術創作的活動上，「積極地通過藝術形象的創作來反映我國豐富的現實生活」。（三）在完成國家文化的建設上，「逐步建立起具有濃厚地方色彩、語言特點與三大民族團結的歷史性的文化藝術」。然而，他首先完全搞錯了，在藝術創作前的準備工作中，起決定性的主要問題是要求藝術工作者具備「極其科學的分析和綜合事物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觀」（論藝術的創作）。其次，在藝術創作中，假使只追求「反映我國豐富的現實生活」的效果。那麼，作品簡直就無法教育讀者，當然，更談不上甚麼「促進社會的發展」了。從陳雪風先生對藝術創作的準備工作的觀點看，可以看出，他的藝術要求中的自然主義的傾向。自然主義是僅僅靠感官知覺來判斷世界，它否定抽象的思維「藝術的概括力」在認識媒介中的重要價值；是一種庸俗到極點的文化藝術的建立，假使主要是

為了追求「濃厚地方色彩，語言特點與三大民族團結的歷史性」，那麼，我們的文化藝術就會脫離我們的社會生活。這種襲用法國泰納的藝術社會學觀點的文藝思想是極端庸俗的。據泰納的說法，構成文學藝術的社會因素有三個：（一）是人種或民族的因素；（二）是地理環境或氣候的因素；（三）是時代精神的因素。實際上，陳雪風先生所理解的社會性，是上述三個因素的合體。這種觀點是抹煞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社會面貌、社會觀念、觀點和政治制度」的社會科學的基本公式的積極性。所以，它基本上也是錯誤的。

根據上述的一切談論，可以得出結論，陳雪風先生對「馬來亞化」的提出所作的解釋，都是廢話連篇和不堪一駁的。比起L S先生來，陳雪風先生真落後幾千萬倍了。

(三)對章幼文先生論點的駁斥

章幼文先生對馬來亞化問題的闡述是缺乏獨創性意見。他只能在闡述中做到重複L S先生和陳雪風先生的論調而已。

第一、關於他提出的「馬來亞化」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為一些人的「馬來亞觀念是不深的」，是為了要『「正名」一下』的說法，我想我這里沒有什麼必要來再重複對陳雪風先生的談話以回答他的問題。我這里要簡單說明的是關於「正名」的問題。假使藝術口號是為「正名」這一個多麼表面虛偽的行為而提出，那麼，它一定也是空洞和缺少價值的。試想一想，這種口號到底能推行多久，在建設馬來亞藝術的工作上它到底能完成什麼？

第二、關於「典型的未必是馬來亞化的」的主張，我在駁L S先生的時候也同樣的加以駁斥了。我不想再囉嗦了，我只希望章幼文先生能細心讀讀我對L S先生關於「馬來亞化」問題的駁斥，希望他能了解我文中的真義。假使是這樣，那麼，這樣的說法對他對我都是比較公平的。

關於「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口號

對於田先生論點的駁斥

在談到「大胆嘗試、小心創作」口號之前，令人深感突然的，是于田先生在同我我所提出的本國藝術初學者應學好創作本領的觀點之下，居然提出我國沒有一位藝術家的「大胆」觀點。他如此寫道：

『我們必須有勇氣承認，我們本地的一般藝術工作者，包括林振中君在內都沒有具備這三個條件（指（一）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生活視野，（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事物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觀，（三）掌握高度的操作本領）。而且都距離「藝術家」這個術

頭還遠着哩。』

于田先生一方面把「藝術工作者」拿來和「藝術家」這稱號對立起來，另一方面通過這種對立手法來否定本國確有「藝術家」的事實。這種結論也許又是由於他善於「大胆嘗試」和假設而來的罷！

有必要懇切地希望我們「熱愛或從事祖國藝術的朋友」——于田先生放謙虛一些和趕緊想法子擴大自己的視聽一下。有時不妨稍微地離開宿舍片刻，到外面走走、聽聽和看看。看看我們本地藝術劇團話劇的表演，看看報章副刊上的文藝作品，並且也看看繪畫展出和聽聽音樂會。這樣做，除了能使于田先生發現自己過去的想法實在過於武斷，而且也能使他覺悟到「藝術家」這術頭，不！這尊嚴的稱號，事實上並不是既神秘難解而又遙遠無從捉摸的玄奧東西。

于田先生又寫道：「我們從也沒有聽過本地的任何一位藝術工作者自誇已能創作好的藝術作品」。

要知道，「能創作好的藝術作品」並不是自誇就能實現的，而是由藝術工作者藝術修養和生活修養來決定的。好的藝術作品也完全用不着藝術工作者自誇的，這種講法對於本國能創造出好作品的藝術工作者是一個不可容忍的侮辱。請問于田先生有沒有讀過我們的作家：堅石先生的快板「瘋老三」，章嘉先生的小說「沈復蘭同學」，過去藝術會巡迴展出的油畫作品和藝術劇團話劇演員們的角色創造……。倘若于田先生以為這些作品是不「好」的，是靠吹而起家的；創作這些作品的作者不配被稱為「藝術家」和「距離「藝術家」這個術頭」還「遠」着哩，那麼，于田先生這種有意抹煞本地的藝術成績；有意打擊青年藝術家的信心而使他們懷疑自己的神聖清淨的行為，是難於用口來解釋清楚的，雖然我們相信他不會有這種動機。

當我再一次研究「大胆嘗試、小心創作」這一口號的時候，忽然覺得自己對這口號很熟悉似的，似乎過去在什麼地方所曾經見過的一樣。追溯一番，才想起實驗主義哲學大師胡適先生也曾經在幾十年前提出——「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反科學的類似口號。儘管不追究「大胆嘗試、小心創作」這一口號之精神實質是出自「摹倣抄襲」，還是有意地「增刪修改」，或者是有趣的偶然雷同。可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這兩個口號的共通點都是犯了主觀的錯誤。胡適先生的科學觀點，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否認科學是客觀存在的一種真理，而認為它不過是一個「假設」和一個「求証」便可以取得，那麼什麼是「真理」呢？胡適先生以「滿人意」的標準來確定。這難（下轉第十二版）



這是藝術「創作」嗎？

作者：阿 Q

「外國作品」+「增刪修改」=「馬來亞化」

【接自第十一版】 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

道與我們藝術界所發生的「大胆嘗試、小心創作」的理論不相同麼？假使藝術創作的進行，可以不考慮（一）客觀真理的認識和表現問題。（二）創作的作家條件問題。（三）作品演出給觀眾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不負責任地鼓勵「大胆嘗試」（拿廣大群眾的時間和血汗換來的金錢來開玩笑和嘗試），那麼，儘管如何「小心」也是無法掩飾作品的劣性和所起的壞影响，如馬來婚禮舞的曲解風俗，牛車戀歌之差大非典型的牛車夫的流氓氣息等等都是。

這種主觀的錯誤，嚴重起來可以使一個人完全陷於不能判斷事理的混沌狀態，而得出「滿人意」便是「真」的「不可知論」的結論，而認為藝術創作的效果是無法把握而肯定的。小曲先生的「有時所得的成績一鳴驚人，有時難免沒有良好的收穫」想法，就是「不可知論」思想的具體化。

為證明「大胆嘗試、小心創作」口號的正確，于田先生雜選地羅列了許多現象，並且魯莽地定名稱作結論。例如他寫道：『直到近五、六年來，由於社會情勢的稍微好轉，本地的健康文娛活動才突破停滯狀態，獲得發展的生機，但是由於出來推動文娛活動的人士……初出茅廬，藝術水準低落，還沒有充為掌握創作的手段，因此，在文娛活動展開後，就面對一個「作品荒」的難題，廣大的群眾要求更多的精神糧食，但年青的文娛工作者却無法應時提供。上面的健康文娛興起及發展階段，也正是黃色文化猖獗的時期，我們可以勉強稱為「反黃時期」。』

真是妙絕的推論。「社會情勢」「好轉」，但「作品荒」「

無法應時提供」，同時，「正是黃色文化猖獗的時期」就「勉強的稱為「反黃時期」」。這是什麼邏輯？請于田先生自己再思量一番罷！

于田先生又寫道：『「反黃時期」發展到一個階段時，青年的文娛工作者就開始認識到，他們的反黃任務已經告一段落。因為我們已得出了一個結論：「普及健康的文娛已有了顯著的成績，……」』

這又是怎樣說的呢？「反黃時期」「到了一個階段」，「文娛工作者」就「認識到」「任務已經告一段落」，因為「普及健康的文娛活動已有了顯著的成績」。我們姑且不說反對黃色文化可以不可以告一段落，而說怎麼可以把「作品荒」和「黃色文化猖獗」的時期，稱為「反黃時期」？又怎麼可以把這種「作品荒」和「黃色文化猖獗」的「反黃時期」「告一段落」，而且還得出一個「普及健康的文娛活動已有了顯著的成績」的「結論」呢？這種語無倫次地「大胆嘗試」，把歷史胡亂地加以「增刪修改」的作法，未免是太不像話了。

于田先生在這種毫無系統、毫無邏輯的論証下，竟忘記了自己到底講的是什麼。要知道，我在「大學論壇」上所發表的是「論藝術的創作」，不是「論文娛的創作」的文章。于田先生文中標題也是「關於藝術的創作問題」，可是，他却大談起文娛活動的理論來，簡直叫人摸也摸不着頭腦。

陳雪風、章幼文兩先生所做的一樣，于田先生把「文娛活動」和「藝術創作」等量齊觀起來，無怪乎他責難我對藝術創作提出了太苛刻的條件。有必要把問題弄得更清楚，從兩者的行為看，「文娛活動」與「藝術創作」

是目的性純然不同的兩種東西。「文娛活動」的目的在於通過鼓勵羣衆參與健康娛樂，但是藝術創作却以創造作品以教導羣衆為其唯一目的。所以，對於一般健康的文娛活動，羣衆性的集體遊戲，大家野餐時唱唱歌、跳跳舞，平時打打球、下下棋這些健康娛樂，提出要具備甚麼甚麼創作條件，才能進行活動，這未免是小題大作和聳動視聽，于田先生提出反對就完全是必要和合時的。

「文娛活動」是集體性的健康娛樂，歌唱得不好，不要緊，再從頭唱起；舞跳得不齊，不要緊，大家再來一次。歌唱膩了嗎？找一首中國的調子填上一些新詞，噫！新鮮得很，蠻有味道，假使詞是進步的，也頗有教育的意味，舞跳膩了嗎？沒關係，去看看中國電影，看看有沒有甚麼「苗族婚禮舞」或「天仙配」之類的舞步隊形可以採用，穿上沙籠戴上宋谷，給予「馬來亞化」一下就行了。要是本地的創作那當然是更好，要是沒有，羣衆又「要求更多的精神糧食」，那麼，馬馬虎虎就可以了。反正「有」好過「沒有」嘛！而且這也是一種學習方法，就是在「創作」（指改編與修改）中「學習」（學習改編和修改），在「學習」中「創作」。這樣不斷「大胆嘗試」下去，相信有一天會「一鳴驚人」的。

可是，親愛的「熱愛或從事祖國藝術的朋友」于田先生，請原諒我不能同意你的說法，因為你已經把文娛與藝術混淆起來了。

關於藝術創作的兩條道路

對章幼文先生論點的駁斥 首先，章幼文先生這樣地寫

道：『認真說來，「論藝術的創作」一文中所闡述的藝術創作的原理無疑都是正確的。……應該指出：「論藝術的創作」一文的主要缺點並不在於它提出甚麼錯誤的創作方法，而是在於它代表著一種有害的傾向，在於它對藝術成長的道路揭示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線，……』

問題很清楚，章幼文先生認為我所提出的論點，「認真說來」是「正確的」，但是，因為我的藝術觀點「揭示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線」，所以，是「代表著一種有害的傾向」了。這裏，從相反的角度看，難道說章幼文先生等所提出的藝術觀點，「認真說來」是不「正確的」嗎？難道說這種不「正確的」藝術觀點就是「代表著一種有益的傾向」？試想想看，這是一種多麼強辯奪理的自相矛盾的講法！

章幼文先生把藝術的創作道路分為兩條。一條是專家的道路；一條是大眾的道路。按照他的看法，專家道路的創作方法是「關門提高」；專家的創作觀點是「藝術創作是典型的創造」，而「典型創造」又是一種僵化到極點的「死公式」，是把藝術神秘化起來的公式。所以，專家的創作方法是「有害我們的文藝事業者」，因此，對專家應該「掃除」，應該「掃清」。而相反的「大眾」的藝術路線，却應該由那些「無意終生獻身文藝事業」的青年搞的，這才「會有大的成績」，因為「羣衆是智慧的源泉」，「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所以，「大眾」的創作才是「有益於我國的文藝事業的」，因此就應該提倡。

在這裏，每一位心眼明亮的讀者都會有這樣一致的感覺：章

幼文先生強蠻地把「有意終生獻身於文藝事業」的專家，拿來和人民大眾對立起來，並且把專家按照自己上述的推論，判決為人民大眾的死對頭和敵人。認為如果一旦專門從事於藝術事業，就等於「關門提高」和「遠離大眾」；一旦進行了為打好基礎的研究工作，就等於「鑽牛角尖」，「背離時代潮流」，「違反大眾意志」。所以，要創作出符合時代的潮流，大眾意志的藝術作品，就非由業餘的「諸葛亮」的組成部份——「臭皮匠」來搞不及了。

藝術的道路確實有兩條的。然而，這兩條道路卻不像章幼文先生所理解的一樣，是專家和和大眾的道路，而是非大眾的和大眾的道路。大家都知道，非大眾的藝術道路有很多專家存在但是，同樣的，大眾的藝術道路也有不少專家在工作。藝術史證明，正派藝術之所以能夠建立和不斷長大，正是由於這些把握了藝術創作規律的大眾專家的不竭勞動的結果。例如波蘭音樂之有如許成就，蕭邦的功蹟是不可抹煞，俄羅斯繪畫成績之如此輝煌，列賓、蘇里可夫之業績是應該肯定的。

羣衆不是傻瓜蠢材，羣衆是智慧的源泉，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些判斷都是真理。可是，羣衆如果因此就感到自滿而反對專家性的藝術研究，反對鑽理論鑽技術，反對認真負責的嚴格藝術創作，那麼，這些「聰明」的羣衆（包括章幼文先生、于田先生在內），遲早總要轉化為「傻瓜」，這些「諸葛亮」們也就慢慢並且是可怕地還原為「臭皮匠」了。然而，事實上，羣

（下轉第十三版）

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

【接自第十二版】

衆才不會像章幼文、于田先生所想像的那麼傻，永遠喜歡滿足於低級趣味的東西（如牛車戀歌之類的東西）。假使一九五四年是這種貨色，一九五五年是這種貨色，一九五六年是……而一九五九年還是這種貨色，那麼，羣衆不嗤之以鼻，那才怪哉！這應該不是表演者的退步，而是觀衆的欣賞能力和藝術要求提高。演員或藝術工作者不跟着提高，不加強研習，提高自己藝術修養水平，那就必然要遠落在羣衆的後頭。我不是說羣衆希望甚麼山珍海味，而是希望章幼文先生等熱愛羣衆的文娛工作者，總不好老是拿發了酸的東西給羣衆吃；應該要同時注意羣衆精神食糧的衛生，千萬不要大意或自以爲是（誰要提相反意見就給他扣一個反大衆的帽子，或給他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的在食品中，有意無意滲進某些有害的毒素才好。

不是站在現實主義的角度，而硬要認爲它算是藝術的話，那也無妨，它確實也可以成爲藝術，不過是壞的藝術，是非現實主義的藝術。章幼文先生說：『藝術是生活和現實的反映，當然，它不是以概念，而是以藝術形像，使現實、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習俗再現出來，使人認識它們。』——這種論點，也是非現實主義的觀點。

藝術不僅是要反映現實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藝術是現實真實的集中的具體「表現」，不是現實的「再現」（章幼文先生是否真讀懂我文章中高爾基先生關於藝術表現真實的論引，我個人至今還深感疑惑）。那種機械的反映現實，藝術是現實的再現論，就會導致：藝術創作可以「摹倣」和「增刪修改」外國作品，就會導致：藝術等同於現實的自然主義的創作觀。相信（而事實也證明必然是如此）過去有某些舞蹈創作，如漁家舞、建築舞之類的作品，把現實中漁人捕魚的動作和建築工友的打地基、釘鐵丁、綁亞答等動作照樣搬上舞台，這不能說不是受了這種藝術觀的影響。我以爲，與其讓觀衆花一塊錢買票去看漁人和工友的工作動作，不如由演員負責帶領觀衆直接到海邊和工場去親眼看看。這應該更真實和生動而多樣些。這就是說，假使藝術僅僅反映現實，那它就不如現實來得全面，具體和豐富真實。只因爲現實中有許多雜亂的假像，變幻不定，本質的東西不容易把握。所以，藝術家才必須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銳利的洞察力，正確的人生觀；正

確地分析現實中的現象，那一些是真實，那一些是假象；那一些是本質的，那一些是非本質的。然後才發揮作者的藝術創作的創造性本領，把真實的、本質的東西集中具體地表現出來。這樣的認識和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是典型藝術；這種典型的創造就是藝術的完成。

創造典型是藝術家正當的要求，絕不是甚麼「死公式」，提出藝術工作的創造典型的理論，也絕不會使藝術「神秘」化。恰恰相反的，一部藝術品，典型性越強——越真實、越本質、越具體，越帶普遍意義，也就越容易爲觀衆、聽衆或讀者所了解、感動和得到教育。任何曲解現實的本質的非典型的東西，只能給觀衆帶來有害的影響，至少也是浪費觀衆的時間和金錢的不義之舉。

有必要順便指出，作爲羣衆性的集體健康娛樂的文娛活動，有時改編改編一些雖不是真正的馬來亞的典型，而僅僅是馬來亞化的外國作品，譬如拿「天仙配」等舞步，在野餐的餘興節目中、護身穿沙籠的文娛活動家跳它一跳，倒也是好事。而且，有時某些羣衆看起來，倒也樂得眉飛色舞，甚至於會由於滿足了好奇心而拍「膝」叫絕哩！

結論

真正的藝術創作是典型的創作。真正的藝術創作絕對不是陳雲風先生的「摹倣」，也絕對不是章幼文先生的「增刪修改」的偷天換日的江湖技倆所能夠頂替。藝術是人類對於客觀現實本質或真實的具體認識，因此，只有典型才能完成藝術的艱巨職責。

所以，任何抽象地曲解典型，片面地強調地方色彩和語言特點的，以「正名」爲根據的「馬來亞化」口號所改裝的貨色，是絕對完成不了馬來亞藝術的偉大職務的。原因不在於別的，原因在馬來亞化的東西，不是一種創造，而恰好是一種利用外國作家根據外國具體客觀情況所創造出來的典型（外國藝術典型）所改裝的非牛又非馬的……甚麼。在內容方面，馬來亞化的作品是對外國藝術作品的一種侮辱、歪曲和破壞。如印度舞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所作的。在形式方面，它不只未說明甚麼，而且通過抽象形式的利用，破壞了馬來亞客觀的真實。如馬來婚禮舞給予觀衆的感覺。還有，我們要問一問，馬來亞化口號的提出是否準備成爲判斷我們藝術作品好壞的標準或尺度？假使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口號本身就根本沒有意思。反之，假使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試看看這一些事實吧：最近本坡放映的電影，如甚麼「獨立橋之戀」啦，甚麼「馬來亞之戀」啦，馬來亞化的條件是全具備了，可是，像這樣的作品對於觀衆又有甚麼好的影響呢？相信陳雲風、章幼文和于田三位先生都會遭受過廣播電台流行歌曲的干擾吧！也都聽過一些歌詞是充滿着「峇峇」和「娘惹」等字眼的美國流行歌曲吧！這些改編了的「馬來亞化」的作品，都是那些藝術商匠不負責任的精心傑作，這些作品，都具備了地方色彩和語言特點的性質，然而，却可怕的給觀衆以極不良的影響。章幼文先生在其大作「論藝術的創作」兩條道路」中，不也勇敢地承認「許多過去最鄙視落後民族文化的

別有居心份子現在也居然大談馬來亞化」，爲甚麼他們不「大談」創造「典型」的馬來亞藝術呢？其中道理難道不是很容易清楚麼？

創造具有典型性的馬來亞藝術，不僅是馬來亞藝術家目前最主要的目的，而且也是藝術家將來所必要遵循的方向。因此，假使認爲今天的馬來亞藝術界，有必要重新明確工作目標，統一前進步伐，那麼，讓我們提出「創造真實反映現實的馬來亞藝術」作爲我們的總路線的口號！爲着這口號的實現，我們當前的工作方針是，結合實際，提出「爲創造馬來亞藝術而努力研習」的口號！

最後，讓我們所有「已經準備畢生從事藝術，并且已準備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藝術事業的」馬來亞藝術工作者，把所有有害於「馬來亞藝術」創作的偽裝的醜陋思想——穿着「創作」外衣的「摹倣抄襲」與「增刪修改」的庸人思想拋除吧！讓我們把改裝外國作品片面強調自然性的地方色彩的「馬來亞化」口號拋除吧！爲了馬來亞藝術文化的前途，我們要學好本領，我們要加緊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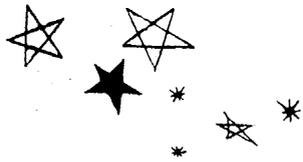


（接自第七版）站在鬥爭的前列，就永遠也唱不完這豪邁的生活之歌。」請那些說現實主義是限制詩人的創作自由的人，那些仇視現實主義的論客們看吧！在所謂現實主義的限制下，竟出現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海涅、涅克拉索夫、惠特曼、艾青、田間、何其芳、伊薩柯夫斯基……這一時數不完的偉大詩人！難道他們的作品是千篇一律的嗎？連那班戴着有色眼鏡的論客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偉大詩人的作品是各有其獨特性與獨創性的。他們各有各的藝術表現方法，但都一樣具有強烈而鮮明的現實性，所以他們成爲我們的無可爭辯的大詩人，反看看在「絕對自由」的創作口號下出現了些什麼傢伙吧！至多不過是徐志摩之流的感情病態的詩人罷了。但是「可憐」的才子徐志摩在今天，是被人民帶着厭惡的感情提起他的名字的。徐志摩之流並沒有被人民承認爲卓越的詩人。

讓我們看看那些高嚷着「詩歌絕對自由」的詩人的可憐相吧！他們生活在個人（或少數人）的小天地裏，活動局限在軟綿綿的沙發裏，他們會有什麼自由呢？他們不敢寫人民的生活——詩應該寫的東西，因爲一寫出來，便要歪曲人民的優美的品質與曲解了生活的意義。他們的那種吟風弄月的感情惡劣的詩作遭受到了人民的出於義憤的責斥，受到廣大讀者的唾棄。他們拼命地扯自己的頭髮，但卻無論如何也離開不了地球，不能從社會人羣中遊離開去，他們不會有什麼自由？其實，他們是詩歌創作的最不自由的人，他們真正是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他們的作品是真的千篇一律，都是吟風弄月，「星星你是我愛人的心」之類的陳腔濫調。總之，只有詩人站在現實主義藝術的旗幟下，緊緊地與民衆結合，他的創作源泉就無與倫比豐富，有大量的素材讓他自由地去選擇、去表現。

（接自第五版）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意或有意地接受了馬來語作爲交換意見的工具。這是自然的形成，而不是人工的杰作。也說明了要是以人爲的力量來統一語言或強制甲族接受乙族文化的企圖注定要失敗。亦可以預言，在未來的馬來亞新文化中，馬來語文將自然地站在領導的地位。馬來語文既然將是馬來亞新文化的領主，那麼其他各族的語文何去何從？我們讚成「百川歸海」的說法，馬來語文是主流，其他各族語文是支流。海洋是馬來亞的精神實質。不必幻想：爲了馬來語文的政治地位而消滅各族的語文。我們強調，語言文字只不過是表達思想意識的工具，不會產生外向的作用，主要的是文化的內容。舉個例說：在爭取獨立過程中，各族人民並肩奮鬥，是等可歌可泣之實跡，若站在馬來亞人民的立場，不論是用巫文或用華文印文記錄下來都是屬於馬來亞的東西，因爲它們有共同的內容和一致的觀點。決不能

說用華文或印文記錄下來的是富有中國精神或印度精神的東西。儘管我們的文化淵源不同，但我們可以吸取祖宗文化的精髓，用爲建設馬來亞新文化的利器，馬來亞文化的光輝是在未來而不是過去。目前，我們所缺少的是強烈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指以馬來亞爲中心的民族意識而不是狹隘的種族主義），在建設新文化的同時，必須強調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否則將給予狹隘的種族主義有發展的機會，民族文化問題也許會演變成對抗性的問題。所以，當前推行的學習國語運動，應擴展爲大規模的愛國政治運動。希望在將來每一位公民都能口說、閱讀以及運用馬來語文。若果馬來亞新文化的發展，不是基於統一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而是以某一個民族文化爲基礎、摺棄其他各族的文化，將導致一個慘痛的後果，也將給國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歷史指示我們，狹隘的種族優越感，只有走向失敗的道路。



我來到這裏已經很久了，這裏不是山明水秀的地方，也不是涼風習習的海邊，而是圍牆重疊的自由禁地。

兩年前，爲了愛和理想，我來到了這裏。穿制服的人狠狠的瞪着我，彷彿我是個令人害怕的瘟神。

陌生，冷酷，幽暗，寂寞突然向我集中，我望着將和我相處的伴侶——那牀，小桌子，鐵柵……它們好像矜持的向我慰問。

我撫着它們，眼睛含着淚水，心頭有股奇異的情愫使我發問：

你們可認得以往的朋友嗎？

他們的年齡和我一樣嗎？他們的臉上經常掛着笑容嗎？還有，你們有聽過他們在唱——那興奮的進行曲嗎？

白天，陽光從那頭上的小窗射進來，外面傳來了軋軋的車聲，我在想，那些熟悉的朋友經過這兒

囚鷹

——為紀念L而作—— 樂民

，定會輕輕唸着我的名字。

在暗滅了燈光之後，在看守者的腳步聲過去之後，我躺在那狹小的牀上，心裏打算着離開後的計劃。

我懷念着許多可愛的伙伴們，他們一定在爲我難過流淚

在那陽光普照的日子裏，我們都是飛翔在藍天中的鷹。

聽說有的已經被迫離去，有的消聲匿跡，形影杳然，有的近在身邊，也只能脈脈相視，呵，我親愛的伙伴們，我們甚麼時候再能相聚呀！

我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然而我却經歷了許多苦難與危險，

在那深沉的夜裏，我撫着身上的傷痕，我想念着母親的慈愛。

我不流淚，也不嘆息，我感覺到，生命已在生長，她已經顯露了耀眼的光芒，我看到，到今天我才真的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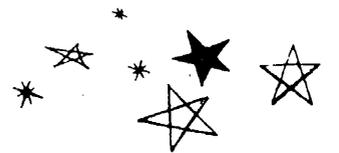
世界上有甚麼比這還要寶貴呢？

生命好像一盆剛剛浮上水面的圓月，飄流在藍色的天空裏，人們向她發出了讚美的微笑。

白天悠悠，黑夜漫漫，我默默地計算着逝去的日子，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二年……然而我依然青春，結實。

今天，我似乎聽到了有人在喊我，他們在向我媽媽問好，他們都說我是個勇敢的青年，啊，我的心在急切的跳動着。

窗口透來了微微的陽光，在看不到外間的日子裏，我正等待那強烈的陽光，迎接我回去那舊日的沙場。



離了枝幹的枯葉

。金浪。

離了枝幹的枯葉，曾經有過初陽般嬌麗的回憶！

她會抵過太陽金色的熱后；依偎過柔風溫暖的懷抱；細雨會經由遙遠的天邊，掙脫了雲彩再三的挽留，焦急地投入她底愛情的溫暖中，用它的潤濕，豐潤了她青綠的臉頰……

暢笑，歌唱，曾經是她生活最大部分，而又是最主要的課程！只要生命的激流動盪起來，在金色的陽光，輕風的撫摸中；或是蒼慘慘的雲塊覆蓋滿天的雨天中，她都會動情地笑着，歌着，並按着歌聲的旋律，舞起輕盈的身枝……

在這之前，她也有過童年，並且還是個刁皮的小鬼頭，那個時候，在一枝小枝條的尾端，她俯着嬌小的身軀，綠的臉頰，點在清澈到可以映出她及她母親龐大軀體的溪流上，把對方又驚又喜地激起鬨鬨的笑渦；這個時候她也回報着溪流，而且是蠻甜蜜的呢！

但後來，童年漸漸地告逝，嫩黃的臉頰也變粗了！她變了，變得更愛浸於沉思的穆靜中，那模樣就像個歷盡蒼桑的老者，她似乎在聆聽着溪流帶着半怨半怪的嗚咽；但又像失魂落魄似的忽

視了周遭的一切……

嚴肅的靜默把她佔據了；她和生長她而潛行着於體內的生命激流融匯了！

那是驚天動魄的融匯，那是自然律不能免除的必然！

從她抽芽發苗的第一秒起，伏在她體內的生命激流就已經開始了不停歇地奔跑，跳躍！

它是屬於她底，但是又不是她底。它賦有極大的權力，對於她。它賜予她青春的潤綠；她正高興地發現自己的美麗，而在黃金似的陽光下，歡跳不住時，它又把所賜的取回了！然後把希望的青綠塗抹在她臉頰，使她變爲一個盛裝的中年婦人；但不久，色采漸漸模糊了，漸漸暗淡了！許是因此而傷心，因此而憂郁，她變得黑綠了！再不久，這種憂郁症的侵蝕下，她呈現了衰老的病黃……

匯於生命激流里的細胞個個都沒先那般熱，那般好動了！懶散，蹣跚，怠慢，它們每一個都有一個渾號了！它們似乎被時間的沖洗而減淡了它們對於生命所負重的觀念！

這時候，她看到，她知道，那將就要來的是甚麼？

有朝一日，當病黃成了枯焦

時，她嬌小的身軀只要這麼微微地一個震抖，就是告別了那茁苗的母體的時辰的蒞臨……

那時候——現在。和着一些同伴，帶着過分沉重的哀愁，寂寞，在清風的擁抱中旋舞。

那是甚麼一種舞呵！在那柔和的音樂旋律的陪伴中，……

她的沉重心情減淡了，舞步輕盈了，最後，她竟笑了——悲慘悽切中還帶着稀有的喜悅：

——太好了，這世界，這土地！陽光，細雨，輕風，蟲鳴……

就連那殘暴無情的狂風驟雨，也都可愛！

在那至今還令一切的懦怯的生物胆破心驚的怒吼狂嘯中，雖然只不過微微的這麼一片，但，在那滿個天地一片烏黑當中，她還是要參與博鬥，勇敢地抵抗過強橫的摧殘：

枝桠在博鬥的過程中遭了摧殘蹂躪；把身軀都截斷了；但是，她們還是要再生長的，還是要活，雖然是失敗了……

何況，這是多麼令人喜悅的告慰！一種只有曾經過才能體會的告慰！只要一次，生命底光彩就永遠不會被磨滅！

帶着這不可磨滅的底光彩，投向那散發着暖熱溫熱的土地懷裏，然後，腐蝕，死滅，消逝！但，那個時候她會這麼自傲地吐出最有光彩的一句話：

——我並不白活，我抵抗過呵！那強橫的兇敵！

瞑目了，沒有一絲的牽掛，沒有半毫的遺憾，更無所謂抱怨、咒詛！因爲、她的肉軀的腐蝕，將是她希望的青綠的兄弟姐妹們的最好肥料；

因爲：他們需要茁長，也還得與強暴周旋！

從「作家協會」談起 雲南客

人能跟着時代走，本來是一喜事。而若是見風轉舵，善於搖身一變的投機份子，即使他跑得比時代更快，仍不免會大翻筋斗；馬來班頓唱得好：「任憑松鼠跳得高，到頭總要往地掉。」隨着飢饉政客的倒台換了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新政府，然而又不幸的出現了星洲四士「作家」，據說他們正在搞一個「作家協會」。這個「作家協會」因成份太雜，圈子太小而封作家又封得莫名其妙，因此引起星洲文壇上的一場風波。現在事情似乎已經是不了了之，沒有必要再多辯。而值得討論的問題，倒是目前星洲文藝工作者應怎樣團結和打破困難。

雖然，星馬八百萬人民今天已經從殖民主義的枷鎖下掙扎出來，建立獨立的民主的馬來亞愛國主義文化的時代也已經來到，但是，由於目前社會的轉變，民族文化的發展還存有很多複雜的問題。這是目前一般具有民族骨氣和發揚正義的文藝工作者所共同感到的苦悶。我們不能不沉痛的指出，文化的發展和政治的自由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刊物，出版不自由，寫作受限制，那麼，文藝工作者即使怎樣團結也無用武之地。過去，民族文化遭受殖民主義百般壓制和摧殘因而很難向前發展就是一種慘痛的回憶。要發揚愛國主義文化和團結所有熱愛真理的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有學術思想自由的條件，不然一切都是空談。因此我們懇切希望星馬二地政府能鼓勵健康的刊物出版，我們特別深信星洲民主社會主義新政府，會毫無猶豫的扶助愛國主義的刊物出現，並在學術活動方面給予物質上的支持。

如果出現了許多文藝和學術的刊物，那麼，我們相信要組織「文藝工作者協會」的統一機構就會更方便和更好的基礎。但是，如果目前能有一個「寫作者協會」，通過這個協會，有計劃的出版一些刊物和叢書，這同樣也是很好。

文藝工作者的團結，是爲了集合各種智慧，創造各種新的事物，以便更有力的推動愛國主義文化運動。因此，即使是三五成群也好，只要能做出事情和寫出東西，總比整天大喊團結而又搞不出半點事情好得多。團結不應該只是空喊口號和求形式不求實際，團結應該是有共同的目標和願望，而不可能勉強亂湊。從目前星洲在寫作上的質和量來看，組織「寫作者協會」顯然比組織「作家協會」來得實際和更加需要。但是以一向就很散漫的文藝工作者的情形看來，目前，要組織這樣一個協會，還是會有很多困難。現在還沒有聽到有誰在醞釀，實際上，要希望有一批能幹出色的作家出來領導似乎也是很難的事。所以組織協會看來要急也是急不來。

文藝工作者不能因「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整天在爭吵，更不應因團結的困難而對組織協會抱「取消主義」。但是，如果一定要勉強把各種不同思想派系的寫作者硬湊在一起，這種「統一形式」根本是行不通而且沒有必要。從工作的表現來看，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號召所有文藝工作者多寫、多學、多做、多接觸人民、以推動我國的文藝事業，趕上時代的要求！

萊佛士坊

路鷹

先插上驕矜的奴役的旗幟
再種植櫛窗文明於東方的土壤
然後轟立起華爾街式的高牆

把星加坡河隔棄於陰影裏
(在沉默中她有多少話要講……)
歷史的巨手恆指北極星的方向

新 生 祖 國 的 精 神 建 設

——李光華——

主席、諸位評判先生、諸位教授、諸位同學：

我的題目是「新生祖國的精神建設」。當一個國家受到侵略的時候，它的人民往往會舉國一致，同仇敵愾，將生死置之度外地向敵人作最頑強的抵抗，另一方面，當一些國家在進行建國的過程中，它的人民也會拿出最高度的熱情，將全國人民的力量匯成一股聲勢浩大，勇往直前的大洪流，靠了這股不可思議的熱情和力量，在這地球上不知創造了多少令人不可想像的奇蹟。這究竟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着他們？什麼力量把他們緊緊地團結起來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呢？這就是民族自尊，民族精神，也就是這個國家的靈魂。他維繫了全國每一個國民，他使一個國家顯得有活氣、有前途，有希望，在他的感召之下，才能掀起全國一致，洶湧澎湃的建國熱潮。

反過來看我們這個新生的祖國，在政治上我們是獨立了，經濟上也將逐漸自立起來。可是我們要問，究竟我們的民族自尊是不是已經充分地培養起來了？我們有沒有維繫着、推動着全國每一個人民的國魂？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明瞭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是什麼。關於這點，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曾經從他的痛苦經驗中得到了了一個結論，那就是：「殖民地教育的目的在製造書記人材。」馬來亞經過了百多年的殖民地統治，我們的民族自尊、民族元氣，必然已經受了最嚴重的斷傷。今天我們要建國，今天我們要使馬來亞成為真正名符其實的獨立國家，我們就必須恢復我

們的民族自尊，建立我們的國魂。

關於這種精神建設的工作，我們可以分成幾方面去進行：

首先在學校教育方面，我們知道過去學校所採用的課本，絕大部分是來自外國或者由外人所寫的，內容充滿了表揚外國的富強優越和輕視侮辱殖民地人民的意識，它使我們喪失了自尊，喪失了自信，以致對外人往往存了敬畏自卑的心理，這就是他們教育的成績。因此，如果我們要喚醒我們民族的靈魂，我們就必須從教育着手，通過教育，使兒童們認識到他們與世界上其他的人民一樣是人，一樣有才能，有智慧。他們將是國家的主人翁，國家民族將來的前途和希望，都寄託在他們身上。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工作，我們這個國家將來會有什麼前途，就得看我們今天的教育工作做到什麼程度。

其次在社會教育方面，我們也要特別留意。一個長久被關在暗無天日的牢獄裏的人，當他第一次重見陽光，第一次重新呼吸自由空氣的時候，他將會感到頭昏眼花，不能支持；一隻長久被關閉在籠子裏的小鳥，一旦得到了自由，他也將會感到前途茫茫，無法生活，甚至還會希望再回到籠子裏去。今天我們獨立了，可是經過了外人長期的統治，我們每一個國民是不是都已經充分了解了這大時代變革的意義和價值呢？如果沒有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使每一個人民都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已經是這個國家的主人，這裏的一撮泥土、一塊石頭、一草一木，都是我們的財產，我們有權

去支配它們。如果這個國家富有，它的財富就是我們的；如果這個國家有前途、有希望，那也就是我們的前途，我們的希望。萬一不幸，如果這個國家變成更混亂、更貧窮、更落後，甚至再度淪為別人的殖民地，那不但不是我們的悲慘下場，同時也是我們子孫萬代，無窮無盡的浩劫！惟有使每一個國民都認識這個，了解這個，他們才會關心祖國、熱愛祖國，甚至把生命也奉獻給祖國的建設事業。

第三在文化方面，我們知道馬來亞是種族雜居的國家，這些種族代表了世界上半的文化成就。可惜得很，對這豐富的文化寶藏，我們並沒有好好地利用。今天充斥在這裏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是外來的，他們表現着外國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意識。我們沒有自己的作品，我們各族生活的和諧，我們國土的美麗，到目前為止，幾乎還沒有人描寫、沒有人歌頌、各種文化在這裏還是沒有充分地融合交流。今後我們必須把各種文化熔為一爐，要使我們的作品能夠充分表現我們生活和諧、文化交融的特色。在這武備競爭，鉤心鬥角的國際上，給人類帶來和平的曙光；在這國土上建立一個和平幸福的世外桃源；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理想世界作一個最好的開端，最好的榜樣。

同學們，我們大多數來自華校，我們一向都在元氣磅礴的中華文化薰陶下成長起來，我們愛好和平，我們自幼便深深地受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互助

友愛精神的影響。在過去我們的教育曾經受過各種迫害，可是這却更促成了我們不向人低頭，不向人屈服的反抗精神。在大多數人都受着殖民地教育毒害的時候，我們是很例外的一羣，我們南洋大學的創辦，便是這種精神最具體的表現。今天南大的同學，一方面繼承了東方文化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科學知識；再加上語文的訓練，對這種精神建設的使命，有誰還會比我們更有能力，更有資格去扭負去完成哪？當然，在工作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但這些將不會摧毀我們的信心。羅曼羅蘭說過：「世間真正的英雄，他們固然由於毅力而成為偉大，可是也由於災患而成為偉大，生命從來沒有像處在患難時那麼光輝，那麼充實，那麼幸福！」我們會遇到困難，但我們並不害怕，百年之後，甚至千年之後，我們的人民將仍舊會說：「他們活得最有意義，他們活得最有價值！」

(本文為學生會主辦第二屆演講比賽華語組第一名之演講詞)



反黃與健康文娛活動



我們樂意看到，在自治政府成立後的極短期間即以雷霆萬鈞之勢，實行一連串的有利于自治邦人民福利的改革措施。政府似懷抱鴻鵠之志；破釜沉舟之決心，在改善行政工作，消除失業現象，統一職工運動方面都做了相當的努力，尤以撲滅黃色文化，更是做得有聲有色。希望在政府的果敢領導以及人民的堅決擁護下，把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果。

甚麼是黃色文化

一般總以為猥褻露腿，或靡靡之音等色情的東西才是黃色的東西，實際上黃色的東西不限り色情，凡能激起不健康的情懷而產生不良思想不良行為的客觀事物都可說是黃色的東西；另一方面，不能把經過藝術家之手的裸體畫或雕刻說是黃色藝術。同樣是人體，問題在於站在怎樣的立場觀點，利用怎樣的方法去創作。如果創作的意旨在挑撥情慾，不惜賣弄風情，表現色相，把人體當作娛樂的對象，這當然不是甚麼藝術，而只是販賣色情，除了色情販子，健康的人不會承認它是好的東西。但是，真正的藝術家，了解「藝術的意義在於使人對於生活發生美觀的態度。」(季摩非耶夫)而「美的最高領域是人的社會。」(車爾尼雪夫斯基)因此他的立場是明確的，態度是嚴肅的，他的創作乃是具有美學意義的具體的形象，能夠引起觀者或讀者的特殊感覺，這種特殊感覺便是和諧的羞感，不是情慾衝動。所以色情與藝術的創作方法，無論是表現在對象或目的上都截然不同。

色情，低級趣味是黃色的，神秘，頹廢，無病呻吟，胡鬧，過分誇張的打鬥(這些也可說是低級趣味的)仍然是黃色的，它們只會叫人腐化不振，或產生犯罪行為。近年來，西方國家飛男

飛女的增加與為非作歹以及強姦，搶劫，謀殺，格斗等等罪行屢出不窮；少年犯罪成為社會的嚴重問題，無不受這些黃色文化氾濫的影響，當然，這些罪行的產生，根源不在於黃色文化的氾濫，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制度的缺陷。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末路窮途，產生不合理，畸形的現象是不足怪的。

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里，處在一個剛剛站立起來的國度里，必須毫無保留地清除這些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毒素，重新建立適應新社會的新的道德觀念與責任感。此時此地，不妨把黃色文化的範疇規定得更廣：凡腐化的頹廢的東西，愚弄人民的東西就是黃色的東西。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政府，乃是標榜社會主義的政府，社會主義承認勞動創造世界，創造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勞動是神聖的，勞動人民更不容侵犯和愚弄。有甚麼理由容許那些使人民走向墮落，頹廢，腐化的東西存在呢？

深入羣眾動員羣眾

黃色文化乃資本主義社會的特產。由於資本主義的罪孽們與行了自由的意義，無形中承認了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合理性。又由於輕視勞動成為社會風尚以及特權階級的形成。所謂「飽暖思淫慾」，特權階級不事勞動，騎在大多數人的頭上而擁有大量

財富，不免要恣情縱樂，鼓勵凡能滿足情慾的各種娛樂形式之滋生，亦借此以麻痺受其壓迫之勞動者，令其精神萎靡消沉和墮落，忘却了反抗。幾年前，新加坡人民有過自發性的反黃運動。可是，這一阻止人民思想腐化，軟化，挽救社會道德，對爭取獨立運動有幫助的壯舉，不但得不到當時執政者的協助，反而受其壓抑。這一事實，正說明了資產階級政權，欲利用黃色文化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也說明了反黃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就是羣眾反對思想被毒害，要求收回人類文化的自主權。資產階級政權不願見到羣眾的覺醒，羣眾運動的展開，深怕羣眾的巨大威力把他們腐朽的屍體壓得粉碎，所以他們壓抑任何形式的羣眾運動。

今天的形勢和過去不同。現在是自治的時代，是標榜社會主義的人民行動黨的政府時代。社會主義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毒害人民的「文化」存在，這次的反黃運動由行動黨政府主動地提出正說明了這一事實。行動黨政府讚同「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主張，反黃運動的崇高的口號當能得到貫徹。

如果承認羣眾是土壤，力量，那麼，沒有羣眾基礎的運動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希望這次的反黃運動不致陷於形式主義之空乏；也不致於只是幾個人的事。我們希望在政府的有效領導

下，各有關團體及時採取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大規模行動，把工作深入化，羣眾化，因為黃色文化在這里氾濫的時間不算短，有其一定的根源與背景，要把它連根拔掉不是朝夕之事，也不是我們這樣特殊的環境所能辦到的。另一事實，我們的勞動階層，一般上文化水準還不高，要求他們一時清楚地辨別黃或不黃的東西，是件不容易的事。基于這樣的特點，反黃教育工作更應深入羣眾，動員羣眾，只有羣眾的覺醒與參與運動，反黃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同時，也要求那些過去曾經有意或無意地幫助黃色文化，受其蔭涼的知識分子，深自檢點，在時代精神的感召與鼓舞下，找回失去的靈魂，重投大眾的懷抱，做個真正的「文化戰士」。必須指出，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個人受些辛苦算甚麼，讓「吃清閒飯」的時代一去不返吧！

(下接第十六版)



革命前的伊拉克學生運動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共和國代替了倒台的努里賽伊政權的位置。在這以前，努里賽伊政府對伊拉克學生運動的鎮壓，真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可是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學生也沒有束起雙手來任人宰割。下面一文，就是根據一篇對該國革命前學生運動的調查報告選譯而成的。

× × ×
 伊拉克努里賽伊政府對學生政治活動的壓制，是它對全國政治自由的總迫害的一部分。然而，對學生來說，這種迫害加倍嚴重，因為學生中的任何有關國際事件或國家大事的討論，都被認作是政治活動而被禁止。事實上，在一個社會裏，學生之需要負擔起領導性的任務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一個只有少數人才享有受教育的特權的國家裏。但是，努里賽伊政府對學生在這方面的權利，以及研究這種事務的職責及表白其立場的機會都予以無情的剝奪。

在舊政府底下，學生的一切活動都要受到「社團法令」的限制。這法令裏就有幾條特別針對學生而立的條文，禁止任何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

此外，各大學和中學本身的校規也同樣把全部學生都隔絕到一切政治活動以外。這些校規不僅規定了校長要負起有關校內秩序的全盤責任，不僅規定學生不准過問政治及引起任何「擾亂大學安定」的行動，而且還規定了：任何附屬於政黨、提出任何種類的政治要求和煽動示威和罷課的學生，都要受到開除的處分。

不僅如此，凡是獲得外國獎學金或要到外國留學的學生，都必須事先得到一張由政府警察部罪犯調查局發給的、

證明本人並未參與一切政治活動的「品行優良證明書」。

而為了在學生之中製造恐懼，政府還採用種種方式，包括收買、脅迫同學為政府當情報員，強迫每一位先生和校長收集和報告學生的一切有關活動等等。這自然要引起學生和學校當局間的相互疑猜、提防和恐懼。

在這種情形下，伊拉克學生會組織當然不能有正常的發展。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的革命以前，伊拉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除了一九四八年春天的短短幾個月外，從來就沒有好好存在過。當時，這聯合會剛成立不久就被政府強行解散，並把學生領袖分別丟進監牢或趕出校外。另外的一個「伊拉克全國學生聯盟」一直被逼保持着地下組織的形式。

曾經有過幾年，地方性的各種學生團體出現於一些大學中。可是一九五五年以後，努里賽伊政權就再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學生組織存在。一九五五年的「社團法令」對社團的種類及其活動範圍限制得那麼嚴格和苛刻，使到任何學生組織——不管是地方的、全國的或理事的，也不管是政治性的、教育性的或社會性的——都完全不可能建立起來。

隨着這種狀況，伊拉克就沒有有一種學生報紙好出版。反之，那些出版學生報紙的活動只不過是一場鬧劇，因為它除了為官方說話以外，根本就沒法代表真正的學生意見。

然而，學生會組織均不存在，並不就意味着學生一切呼聲和反抗的被活埋。舊政府對學生繼續不斷的迫害，雖然規模不足以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但却引致學生自由的被剝奪和某些學生死亡

事件。

一九四八年「波茲賈斯條約」和「英國·約旦條約」簽訂時，伊拉克就發生過幾次意外。這年春天爆發了幾次示威遊行，結果至少六名以上的大、中學生和其他人民一起喪失了性命。

接着下來，在一九五二——五三年間，人民對舊政府的意圖參加中東防務集團和不能跟隨埃及廢除英國的不平等條約，尤其是對選舉的改革不力的憤慨日益增長。終於，在五二年十一月來，商業學院的學生發動了一個迅速傳播到其他學校和人民中去的示威運動。

這一次的大示威帶來了政府的辭職，軍事管制法令的實施，政黨的解散，報章新聞的檢查和一切公眾集會的被禁止。這些措施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三年。但在那一年的三月，初級師範學院學生又實行罷課，要求改善學院的學習條件和宿舍的住宿條件。這一次事件中，許多學生被打傷和逮捕。被逮捕的學生分別被關進集中營或編入軍隊。在巴格達，至少有二百三十五名學生從各學院被開除出來。

一九五四——五五年，努里·賽伊總理，為了替行將到來的大選和巴格達條約的簽訂清除在國會和鄉村中的反對勢力，採取了一系列的鎮壓措施。其中許多措施的影響所及，遍及全部人民和學生。另一些措施則更直接針對學生和學術人士而行。在這些措施底下，大批學生被開除，監禁及強徵入伍，許多學校被關閉（有些甚至被永久關閉）。

一九五六年秋天，與蘇彝士運河危機的同時，發生了最嚴重的學生反對舊政府的運動。儘管英國開始了對賽代港

的進攻，伊拉克政府還保持着和它的同盟。賽代港被轟炸幾天後的一個星期三，學生決定遊行示威。他們要求賽伊總理派軍隊到約旦支持埃及。儘管事實上學生只是和平示威，警察還是用強力加以驅散；而在衝突中，許多學生被擊傷和二名被殺害。

這時，許多中學甚至一些小學也參入罷課。努里·賽伊下令全部學院和學校停課兩個月，並約有一百名學生被下獄。過了一個星期，在教育部長卡里·卡納的堅持下，中學開始復課，而大學則一直停課到一九五七年初。

中學復課不久，阿爾·瑪卡西亞中學發動了一個示威。緊跟着還有阿爾·卡利和爾·達米安中學。警察馬上入校鎮壓。他們包圍了學校並把每一個可能抓到的學生送進牢獄。被捕同學達到數百以上。結果，就是經過特別訓練的、全副武裝的警察就傷了六十個，學生數字自然數倍之。

被捕學生塞滿了監牢，政府只好另租屋子來收留他們。此外，有些被送至北部的拉文茲集中營和編入軍隊。自該年十月末至十二月初，騷動中至少有五名以上學生被當場擊斃，另有一批被擊傷。

經過這些事件，學校又重新被關閉，過一個時候又重開。而當復課時，許多被認為是領袖的學生被開除。而那些從集中營釋放出來的同學，只有在給了二百個伊拉克迪那和保證以後不再滋事，才被允許回校上課。

波瀾壯闊的伊拉克學生運動，就從這些層次不窮的事件中，一直發展到努里·賽伊政權的最終崩潰為止。

信手拈來

傅冰華

「老」是近來同學們談話的材料，某某同學老了，忽然發現自己也開始老了，飯後我和一批男女同學聊天，「老」又成為話題，某某女同學假年歲，可是她有個相當大的弟弟在此地讀書，所以又做不了等諸如此類的事。唉，為甚麼大家都老氣橫秋？是怕嫁不出去或怕找不到愛人呢。還是在嘆嘆自己年紀一大把還無所作為？

在一個青年聚集的地方，就有這麼多人在談「老」嘆「老」感覺到自己在「老」，究竟不是可喜的事，究竟是社會的可悲，還是青年人自身的悲劇？

青年人怕老，不是對生活缺乏足夠的信心，就是心理變態。我覺得我們對自身的將來，社會的將來應有足夠的信心，隨着年歲的增加，我們應感到在思想上知識的吸收上工作經驗上越成熟，而不是老。要告訴大家我們成長了，全身充滿了力量，我們已能獨立地決定我們自己的前途與命運了。

人，最怕是隨年歲的增加着，但還是依然故我，有時不是在

進步却是在退步，不是上進却是在墮落，思想變質，在墮落，那麼，你就可清楚地聽到老者的腳步聲，「老」真的是在敲着你的生命之門了。

據聞有知名教授在運動做校長，其真實性如何，不得而知？若是真的，那也再好不過了，一是知名，二是本校的教授，熟悉情況，真是求之不得呢。

大學校長在這社會是具有最高的榮譽，人人都在流口水。我想要運動，要搶先一步奪取此職并不困難，只要掌握時機，過去撈過一兩個銜頭，現在又跟有關人士巴結得有來有往，那麼一定是指日可待了。然而要作得久而好，那可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一年青、必須大力改革的大學，要做校長的人事先不考慮，自己的兩肩負得起嗎？除此教授與同學們也想看看他過去在大學中的表現。一些過去已經是胸懷狹窄，妒材，一份小小的工作已做得喘不過氣的人，我想還是少來問鼎的好！不然爬上時是洋洋得意，摔下來時却是狼狽極了。

學習巫文的熱潮到來了，不論誰都捧一本課本，桌旁還擺了一本字典呢！學的人多，但所抱的目的不同，有些是適應環境不務不學，有些外國份子是為了鞏固飯碗，也得咬緊牙根去學學。

當然其中大多數還是為了熱愛這個國家，為了搞好工作去學的，這也可說是民族覺醒的具體表現。

然而，近來有些人誇大了語言的作用，把學習馬來文神化起來，而把其他的工作忽略了，我想這未必是良好的現象。有人說：「為了合併，學好馬來文」，「為了消除種族主義，學好馬來文」，我想，語言只是一種表達意見感情的工具，學好國語各族是有更和恰地相處的可能，但這只是其中的一份工作，若太過於

(本文接自第十五版)

發展健康文娛活動

把荆棘薊艾剷除了，就要即時把芳香木香花種下，不然，田園將荒蕪。田園荒蕪，荆棘又可能叢生。我們既從文化的園地清除了黃色的書報雜誌，豔舞團等等，就應即時設法填補清除之後所造成的文化真空。除了物質生活，在勞力勞心之後，我們也需要愉快的精神生活，以資調劑，不能允許精神食糧恐慌的情形長期地存在。

我們主張鼓勵群眾參與反黃，亦主張動員群眾參加建設健康文娛的工作，也只有這樣，反黃工作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政府在提倡人民藝術聯歡會，最近的一些工廠也舉辦反黃週，以積極的健康內容來充實反黃運動，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目前的文娛供應，顯然不能滿足一般群眾

的需要。健康文娛談不上蓬勃發展的現象。事實擺在眼前，不但文藝刊物少得可憐，即是其他的藝術團體也不算多，百花齊放的情形更談不上。也許有人認為「百花齊放」並非良好之現象。不過我們却要問：「究竟一枝獨秀好呢？還是百花齊放好？」明顯地，「一枝獨秀」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相反的，「百花齊放」無害於本地人民的利益，蓋我們允許存在的「百花」乃「人民之花」，它們的功用，在通過各種方式給予人民精神上的滋潤，使人民有更高的覺悟。

事實是這樣：我們有各種族，各階層，各行業的群眾；有文化高的，也有文化低的。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興趣趨向不同，對藝術的鑑賞與吸收亦有差異，我們的要務乃是設法適應這些群眾的差異。「一枝獨秀」顯然不能負起這一繁重之任務，理

由很簡單，一枝獨秀局限於一定的內容，形式和水平，有些人喜歡它，有些人不喜歡它；有些人看代懂，有些人看不懂。最佳之辦法莫過於讓各種形式，各種不同水平的文藝，藝術的東西出現，只要我們的文藝，藝術工作者不作出違反國家利益的工作，不忘記文學藝術是教育群眾的良好工具，是為群眾服務的，「百花齊放」又何妨？

花之開放，不止需要土壤，養料，水分，更需要自由新鮮的空氣，把花種在閉室裡，除了把它窒死外，要求開花是不可能的。鼓勵健康文化，必須開放創作，出版的自由尺度，空喊口號無濟於事。沒有相當活動自由，文藝，藝術工作者不可能將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反黃政策也不可能有效地執行，不要以為禁止幾種黃色刊物的出版，燒幾本黃色書報，開幾次反黃大會，便是把黃色文化埋葬了，反黃政策便有效地執行了。我們願再三指出，由于我們的特殊環境，黃色文化傳播的廣泛和深入，反黃工作應該是相當長期的工作。應視為建設新文化現階段的重要工作的一部份。

「發展健康文化」的口號已响徹雲霄，不應只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建設新文化的前進力量。讓我們團結一致，在反對腐敗的黃色文化的同時建設人民世紀的新文化——這就是反黃運動的當前的任務。